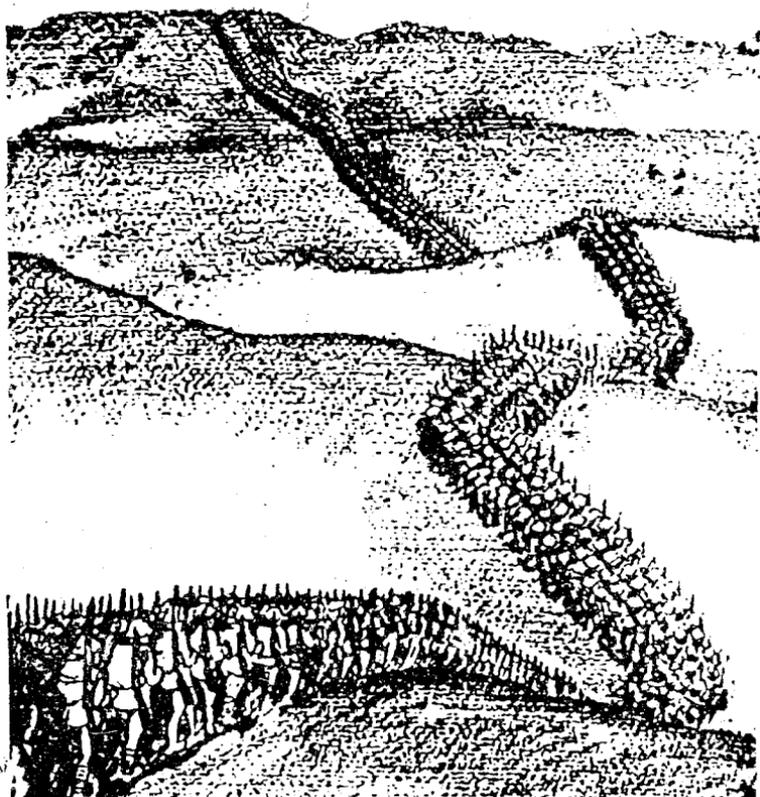


全綫血戰記

第二輯



中央圖書公司出版

全線血戰記
第二輯

中央圖書公司出版

目次

次	目
告別上海……………	(一)
魔窟中的虹口……………	(四)
血戰新涇橋……………	(八)
一月來的東戰場……………	(一〇)
江陰要塞……………	(一六)
血火中的蘇州……………	(一八)
麒麟外觀戰記……………	(二一)
京空殲敵記……………	(二三)
陷落前的無錫……………	(二六)
別了首都……………	(三〇)
廣德血戰記……………	(三六)
一片血腥話皖南……………	(三八)
北戰場上……………	(四二)
到平漢前綫……………	(五〇)
八路軍晉北血戰記……………	(五二)

陷後磁縣·····	(五八)
湯陰行·····	(六一)
火綫上的濟南·····	(六五)
戰雲下的徐州和東海·····	(六七)
前途樂觀的西戰場·····	(六九)
風雪西戰場·····	(七八)
陷落半月的平遙·····	(八六)
劫後的汾陽介休·····	(九二)
游擊戰的洪流·····	(九七)
戰時的廣東·····	(九九)

告 別 上 海

本來上海是無永久防禦工事的地帶，在日本海陸空軍主力脅威下面，我們雖然守的可能，而且從軍事的觀點上說，更無死守的可能，而且從事的觀點上說，上海無必要。照我們以蘇嘉路為軸心的國防工事說，上海本不在陣綫之內，上海本不值得大驚小怪的事體，然而許多迷戀上海物質享受和缺乏遠見的人們却把上海的失陷認為是意外，認為是極重要的失敗，而感到悲觀與張皇。

「到內地！」這本來是從上海的地位考慮中日戰爭時起碼應想到的事情，然而過去政府和民衆還未曾澈底的把苟安心理肅清，未曾切切實實的把上海地位看透，未曾將應該移住內地的物質和人才早日安排，對上海有切身利害關係的人，對於「一九一八」以後的戰事，還懷抱着多少瓦全的幻想。到了上海已成孤島的時候，始感到內地無他法。然而交通又太不容易了。

十一月九日以後的上海，對任何方面的交通，「中國人」的交通工具，全部不能使用，只有外國輪船才有通過日本海軍封鎖綫的特。無論走南通，寧波，青島或者香港，都成了外商輪船獨佔的航綫。

蘇州河的撤退，無論如何苟安的人也覺得不行了，於是乎大家都想走，而怡和太古兩個公司的船又只有那幾隻，每天還不能平均有一趟船走，粥少僧多，於是乎擁擠，船



票預買到一個星期以上，輪船公司更乘機抬高船價，上海到南通本來是三元三房艙，現在是實價八元，而八角的統艙票，經過買辦和小賣的票所的操縱，有的是出了六元五角的代價。

十一月十日傳來消息，從寧波進上海的英國商輪，在吳淞口被日軍檢查了十三小時之久。於是我們十一日離滬的人們，就存了戒心，一切名片文件都不敢隨身攜帶，並且準備好了避免日軍注意的方法和萬一應付日軍盤問的語句。

太古輪船公司是那樣毫無情面的對待旅客，武穴輪是十一日清晨七時開船，而十日夜間還不允許客人上船，然而誰也知道船少人多，要不早一點打主意就有落後的危險，所以二三千的難民，男男女女老幼幼在十日夜間已經黑壓壓的擁滿了太古碼頭，露宿待旦，半夜的黃浦江邊，車輛和行人，因為租界戒嚴關係，稀疏了活動，黃浦江水面，沒有船隻來往的破水聲，在馬路高樓工廠輪船的電燈輝煌中，只聽得敵艦在附近攻浦東和南市的「破破破……」響亮機關槍聲！

天微明了，這三千左右的難民在碼頭上微微蠕動起來，但是碼頭鐵門仍就緊緊的關着，只有外國人才有進去的優先權，白俄「將軍」們耀武揚威的在圍船上踱來踱去，日本轟炸機也面目猙獰地出現我們的上空，覺得他們實在已萬分無再留阻旅客的理由。一夜露宿的熬煎，表示在旅客們蒼白的面上。好容易鐵門開了，幾位高大的白俄巡捕却首先衝了進來，大家還沒有任何的動作他們劈頭就對我們這般旅客無原無故的亂打，人與

人間擁得一絲毫沒有，他們的鞭子打來，誰也無法躲避，普遍的憤怒熾成了大家目光上的火焰，然而在那樣的環境下，又無法加以報復。他們這種殘暴的行動，或者是對他們的老板表示「維持秩序」的能力，可是這些無恥的人，却大大的教訓了中國人民：靠帝國主義吃飯的家伙，不會有好東西！

好不容易買到一張統艙票，更好不容易擠進了統艙二三千旅客從兩個貨艙門口擠了進來，真是所謂「前仆後繼」，前面進門還沒有站穩，後面已經闖進來了，不到半點鐘，寬大的貨艙已經擠得水洩不通，而後面尚不斷的「挺進」，演成人叢中掙扎的現象，這時苦力階級的朋友佔了便宜，雙腳幾登，很迅速的找到適當的位置，我看見一對青年摩登夫婦却困在人叢中一籌莫展，幾度掙扎之後，紳士丈夫的眼睛已經凹入而少婦的面孔變爲慘白了。在這樣的時代裏面，整個的是「力」的時代，我們要有真真實實的力量，才能戰勝強橫的日本，同時每一個人也要有力量，才配參加到抗戰的隊伍中。體力正是我們所需要力量之一。

舟過黃浦江，日本軍艦正猛烈向我們浦東開砲，敵機正趾高氣揚地忽上忽下在投炸彈，沉重的炸彈聲把旅客們的眉毛深鎖起來，有些年青人走到船邊探看，回頭來只是憤怒的微微嘆息。

黃浦江裏這時正到了很幾艘日本運輸船的敵軍，滿裝着補充的軍火和增援的敵軍。浦西各碼頭上，日本的軍用材料多如山積。特別是我們標榜建設的虬江碼頭，給敵人運

輸上以重大的便利。江灣吳淞一帶的建築，沒有不被敵人的砲火打得窟窿若干，特別是吳淞鎮已成瓦礫一片。敵人的汽車和人馬在我們戰士的血染過的黃浦江邊奔忙往復，張垣敗壁間或可以看出敵人臨時的兵營，一部份的敵軍正在江邊草地休息，他們或者正在想：以中國軍隊作戰之神勇，如果把紛飾太平那些物質力量，改成幾個近代要塞，日本欲這樣順利地達到一舉登陸的目的，恐不能不費重大的代價。

僥倖沒有查船，我們安然繞過砲台灣到南通的江流上，大概二英里布置一隻敵國軍艦，是的他們正在中國作嚴密的封鎖，然而中國人還在另幾方面想新的辦法。

船入揚子江，寬大江面和疏落的敵影，讓大家的情緒暫時回復平靜。上海巍峨的高樓，骯髒污濁的租界社會，現在一件件在我們意識中淡化了。才算是到了我們中國軍隊保護的中國領土，我們此時面向着日本，後面才真正是我們的後方。

——長江——

魔窟中的虹口

「八一三」戰事爆發以後，虹口，同開北一樣的淪為戰場，而且淪為敵人侵略淞滬的大本營。因為我們的軍隊在戰事初起時曾經衝入虹口，把盤踞在那裏的敵海軍陸戰，驅逐到黃浦江邊，所以虹口的每一條馬路，每一個小巷，都會發生過激烈的巷戰，敵我雙方在那裏進退衝殺到無數次，戰況的激烈，簡直難以想像，損害的巨大，也就可想而

知了。

但是，一月以來，虹口的情形到底怎樣了。雖與我們「近在咫尺」，還是不很明白，因為自外白渡橋以東，早以斷絕交通，中外人民，絕對不許過去。

九月廿六和廿七，敵軍當局答應上海各國外僑的請求，將虹口開放兩天，使戰前旅居在那裏的僑民，去搬取未運出的物件。記者得到某外僑友人的幫助，冒充南洋羣島英籍旅滬商人，跟着去搬運物件，觸目驚心的虹口情況，總算看到不少。現在就把它約略的記在下面，也好使大家明白我們的國土和我們的同胞，到底給敵人蹂躪屠殺到什麼程度了。

八點鐘到了，大家爭先恐後擠上橋去。有的坐汽車，有的坐卡車，有的騎腳踏車，大半還是步行的。但是走到橋下，就給敵軍擋着去路，一個個檢驗特別通行證，他們認為不對，便不能在他們槍尖之下通過。我幸而不曾被查出，否則我非但不能到虹口，也許會還有危險，因為敵人盤踞在虹口，早已絕對不準中國人入內，也不準留在虹口的中國人出外，恐怕洩漏了他們軍事上的祕密。

走過外白渡橋，眼前就是一片淒涼！不曉得什麼原故，百老匯路依然不能通行，我們要到楊樹浦，只有灣灣曲曲從百老匯路背後繞道過去。

街市同死了一樣，店舖都關着門，衝要地方都有敵軍在把守，間或有幾個中國人在路上匆匆忙忙走，他們都是漢奸！

「這批人都是你們的賣國賊！」同行者的西友感慨係之地指着他們問我說，我除「嘿」了一聲之外，實在再沒有什麼話好說；內心的憤怒與慚愧，壓得我無法抬頭。

走過好幾條馬路同進來的的外僑漸漸地走散了，與我們向着同一個方向走的至多不過廿餘人。穿過中虹橋，再向東走，前後左右是一片大火場，所以我也認不出所走的到底是些什麼路。有幾處地方不曾遭火災，但所有的房屋早給砲彈炸彈打得七零八落，找不出一座比較完整的房屋。這裏受災的範圍，比「一二八」時的閘北大得多了。

經過提籃橋，向外走便是楊樹浦路。那裏的光景也不外火場與戰場，滿眼的瓦礫彈痕，滿眼的漢奸與敵人，從這些破敗的情況上看，就可曉得敵人這次受創的深重了。

馬路上似乎已經加過一番洗刷整理的工作，所以死屍已很少見，不過充滿着濃厚的烟火氣與血腥氣。偶然也看見幾個死在路上的同胞，那些都是新近給敵人所屠殺了的，濁黑的汗血積聚在死屍的衣服上，成羣的蒼蠅停在那裏盡情地暢吮。

有幾條街道的房屋還很完整，可是所有的門窗都給打開了，裏面除開堆着一些破碎的家俱，便什麼也沒有了。商店的貨品，民房的什物，全給敵人漢奸搶走，只有少數外僑的公司，工會，和住宅，不受什麼損失。

浪人和漢奸十二分忙碌，他們來來往往，不加道在做些什麼。倒是敵軍的態度大半很沉默，那些守在沙包背後的士兵，臉孔上都堆滿了疲乏和憂慮。

我們經過一條房屋大半完好的弄堂，弄堂的鐵門關得緊緊。我們從鐵門外走路，看

「她」軍有不少滿面的人，好像監獄裏的囚徒，有的坐在地下，有的爬在鐵門上窺望，見了我們，忍不住哀聲求救，聲嘶力竭地喊道：

「餓啊，我們快餓死了，趕快給我們想個辦法吧？」

我不禁望着他們淌下淚來，同行的西友，也皺着眉頭嘆氣。我們在弄堂前面站了一面，終於知道自己絕對沒有援救他們的辦法，只好不言不語地硬着心腸走了。

這些人，現在已同牲畜一樣，給敵人關在籠子裏，再也不能出來了。敵人什麼時候可殺就什麼時候去屠殺，敵人什麼時候可驅使他們去做牛馬，就什麼時候去驅使，他們活着實在比死了還痛苦，然而他們在未死以前，總還可掙扎，而且他們現在簡直連自殺的權利也被敵人剝奪了。在侵略者的重重包圍下等待死期的來臨，這是人世間多麼不幸的一羣可憐者呀！

有幾間民房裏躺着死屍，難聞的臭氣散佈到馬路上。這些死者都是在戰前戰後不曾逃出的難民，他們困守在家裏，有的給敵人衝進來隨便殺死了，有的找不到食物，活活餓死，其中餓死的佔着大多數，據外人的統計，這次餓死在虹口家裏的華人，至少有二千名。

一般地說，我們在虹口戰區生命財產的損失，大到簡直不能統計。原因有兩個：一個是在戰爭中前夜，許多不懂事的平民，鑒於「一二八」戰爭時虹口的損失很微細，以為這次戰爭，虹口也不十分危險，所以不曉得趕緊逃避，殊不知戰事一起，我們的軍隊

衝入虹口，在每一條馬路上展開猛烈的血戰，再加我們的砲兵陣地，不斷用大炮夾擊盤踞在那裏的敵人，敵人受了我們嚴重的打擊，便瘋狂地到處殺人，到處放火，向一般無辜人民報復，所以這次死在虹口的同胞至少有三四萬人，焚燬的房屋。也近萬間，另一個原因是由戰爭外擴以後，敵人尙把虹口作爲後方的大本營，在那裏起卸軍隊和軍火，架設大炮，我們爲了予侵略者以打擊，當然不能不採取破釜沉舟的戰略，用飛機大炮去轟炸，於是虹口未逃出的人民，有的犧牲於敵人大砲之下有的給敵人捉去搬運軍火，構作工事，強迫充當漢奸，結果是喪失了生命，成了時代的犧牲者。

下午兩點鐘光景，我同我底西友搬了所可搬的東西，離開虹口。當我們走過白外渡橋，我再回過頭迷仰望虹口的天空，對着去漫了半天的濃厚戰爭，淚珠像雨點一般的下來。

血戰新涇橋

記者頃晤來自前方之某君談，日來大場以西之戰況頗詳，據稱上月二十四日起，我軍因戰略關係，放棄陳家行設家頭各陣地後，小南翔正面孟家宅新涇橋之綫，異常吃緊，適我生力軍趕到，担任正面作戰，二十五六兩日，敵以飛機大炮，晝夜向我猛擊，坦克車掩護步兵，猛力衝進，我軍以血肉與敵猛烈抗戰，前仆後繼，不後却，戰事激烈，爲月來所未有，我官兵忠勇奮發，咸抱有我無敵之犧牲決心，浴血抗戰，努力扼守新

涇橋仙師廟等據點，阻敵繼進，并斃敵一千三百餘人，倭胆爲寒，向東敗退，唯是役我營長李治興，唐助，曾少初，李月亮等四員，奮勇殺敵，不幸均受重傷，周庭芝、周鳳翔，聶磊，彭政等四營長，并作壯烈犧牲，各該營官兵死守陣地，無一生還者，血染涇浜，氣壯山河，發揚中華民族之偉大，精神誠足以動天地而泣鬼神矣，查該陣亡殉職之四營長，皆爲三湘健兒，獻身革命有年，討逆剿匪曾轉戰於大河南北，并歷贛，湘，黔，滇，川，康等省，萬里長征，無役不屆，迭着戰績，此次不幸喋血沙場，爲國捐軀，殊令人欽敬不已也，茲將四營長略歷附誌如次：

聶磊號蔚然，年三十二，湖南漢壽人，中央軍校高級班第三期畢業，曾充排長連長營長，及中校團附等職，現任口口師口口國中校營長，十二月十五日新涇橋之役之奮勇衝鋒，中彈陣亡，家有孤兒寡婦，身後蕭條。

周庭芝號祥生年三十八，湖南祁陽人，湖南衡陽軍官講習所及廬山軍訓團畢業，歷充連附連長各職，現任口口師口口團少校營長，十月二十六日仙師廟之役，夜襲敵營，中彈陣亡，家有老母及妻妾各一。

彭政號雲崑，年三十二，湖南祁陽人，第二軍軍官學校及星子特訓班畢業，曾充連附連長及參謀等職，現任口口師口口團少校營長，十月二十六，仙師團之役，衝鋒陣亡，父母雙全，妻一子二。

周鳳翔號鳴凱，年三十，湖南新化人，中央軍校高級班第五期卒業，曾充排長連長

營長等職，現任口口師口口團少校營長，前歲在贛西剿匪時，曾以戰功蒙委員長行營獎以二等獎章，其忠勇善戰，素為袍澤所推重，十月二十五日在新涇橋之役，以一營堅守據點，一晝夜已中二彈，仍奮勇挺進，最後被彈穿胸陣亡，家有妻一子一。

一月來的東戰場

(一) 杭州灣敵登陸

東戰場上三個月的膠着狀態，使急於速戰速決的敵人感覺着萬分的焦燥不安，同時，國際間對我國軍人的勇敢善戰，都表示着驚異和欽佩，因此，國際間的視聽也為之一變。在這佔着相當優勢的局面下必須死守的大場，敵人用着猛烈的炮火和瘋狂的手段，終於被其突破攻入，於是閩北吳淞的我軍就不得不連帶的退到新陣地了。敵人這一回的勝利，誠然有了陸上立足的據守點，可是浦東我軍依然固守，和蘇州河南岸我軍仍然聯絡一綫。敵人因為佔領整個淞滬的野心猶未達到目的，於是仍用其中央突破的計劃，並且知道滬杭公路綫上的乍浦要塞，我軍有着新式的武器與重兵的配備，和浦東一般的鞏固，想在此登陸，當然是不可能的，乃避實就虛，敵艦八十餘艘在十一月五日的晨間，密集杭州灣，乘着夜色朦朧，天猶未明的當兒，敵人大隊在乍浦以上沿滬杭公路綫上

的柘林，漕涇，金山衛。金公亭四處偷偷登陸；山柘林登陸的直趨亭林鎮。預備竄擾松江，漕涇登陸的直趨淞隱鎮，圖攻石湖蕩，金山衛登陸的直趨張堰鎮，想攻金山縣，金公亭登陸的直趨新倉鎮，圖佔平湖縣。來勢洶洶，他目的是脅迫我浦東軍隊的撤退，直攻我滬西的守軍，同時截斷滬杭公路與滬杭鐵路兩綫，使該兩綫的我軍都被隔斷分裂。據當時目擊的鄉人說，敵於晨間四時許乘我不備，偷偷登陸，就長驅直入，整整的經過四個小時，可見它兵力的一班了。到將近中午，敵人已走了二十餘公里，到了相當地帶，這時各方面已得着警報，纔由駐地的警察和壯丁等出來紛紛抵禦。同時海鹽的洋面上已有敵艦停泊，在那裏不斷的砲轟，這種情形，在事前沿滬杭公路綫上的各地民衆都以爲乍浦的工事建築了三四年，有充分的準備和相當的兵力，和浦東說是唇齒相依，浦東既然固若金湯，乍浦當然是沿海一帶的長城了。想不到敵人避實就虛，他攻擊了我的弱點，使乍浦要塞的準備竟不能發揮他的效用，而固若金湯的浦東我軍陣地，竟因敵人在杭州灣登陸，就不得不向後撤退，浙西方面的局勢也從此一天嚴重一天了。當時省會得到這個惡劣的消息，當局者以乍浦距杭州市僅二百餘里，汽車行駛三四小時即可到達，人心常常惶惑，於是竭力設法鎮定，說敵艦不過四五艘，登陸的敵軍不過三四百人。等到第二天敵更深入，纔知道敵艦分佈於杭州灣的有七八十艘，登陸的敵軍有兩萬餘人。敵人大本營就以新倉鎮爲據點，阻我沿滬杭路綫的援軍前往，一方聲東擊西，不斷的砲轟海鹽，同時敵機在平湖，松江。石湖蕩，嘉善等地猛力轟炸，擾亂我軍後方。幸而天

公做美，在五日下午風雨交加，一直降到七日的晨間，這時我方不受敵機的威脅，盡量從容的調兵遣將，使寇兵不敢立刻的侵入。這時杭州市各縣的公路交通，已完全停止，晝夜不絕的運輸軍隊，市上謠諑又聞之繁興，一夕數驚，杭州市恐怖的景象，可說是到了極度。敵人的部隊。左翼由亭林鎮經米市渡直取松江。在松江城郊。敵我鏖戰兩日夜，終因敵機的狂轟猛炸，我軍漸漸北移，撤到天馬山鎮，再撤到浙境嘉善縣的西塘鎮。敵人中路係由泖陰鎮到水來廟，直攻滬杭鐵路綫的石湖蕩站，水來廠位在金山縣北面，是浙江到江蘇的水路要道，石湖蕩有大鉄橋二，是天然的險要，這裏敵我相持多日，大鉄橋奪來奪去，陣地屢進屢退，我軍終因敵人砲火猛烈而退到了楓涇鎮。敵人右翼從新倉鎮攻廣陳市，想佔平湖縣，新倉是敵人的大本營，兵力雄厚，因着要阻斷我滬杭公路綫，同時還要抵禦我平湖縣的軍警和壯丁，所以平湖城郊在五日就發現敵人的便衣隊，縣長丘遠雄氏於敵人猛攻之下，在縣府地下室裏依然指揮警察和壯丁出城作戰，竭力抵抗，雖則縣城以內轟炸成了一片焦土，可是平湖的版圖却在嘉善淪陷以後，纔變色的。

敵人攻陷松江，石湖蕩大橋被奪，浦東守軍後撤，金山縣不守，於是敵人集中全力猛攻楓涇鎮。楓涇爲蘇浙交界，地處扼要，得之可直取嘉善，平湖即可不攻而下。我方終因敵機狂炸，和敵人重兵器的利害，楓涇嘉善平湖等處在四五日間相繼不守。

(二) 連累了浦東

平湖嘉善，浙人向有一「金平湖，銀嘉善」之稱，爲浙西有數名城，地方出產豐富，

人民安居樂業，這一回敵機自朝至晚輪流轟炸，一連好幾天，統計每日投彈常在千枚以上。據嘉善公安局長張君說，晨光未微即中開警報，以後即聞轟炸聲，終日不斷，竟至不能工作。西塘爲嘉善巨鎮，人口商業都超過縣城，這次也轟炸成了焦土，屍橫遍地，慘不忍觀。總之，寇騎所至，鬧市爲墟，同時沿路逃難的民衆，扶老攜幼，成羣結隊，櫛風沐雨，忍凍耐飢，正是慘極人寰。

在杭州灣登陸的敵人雖則大隊集結，原是試探虛實，想不到敵人砲火猛烈，我軍不得不向後移，所以不到一週，敵竟淪陷我松江，平湖，嘉善，金山等數縣，還將在浦東固守三月的我軍迫得忍痛撤退。在東戰場上，敵人可說是得着意外的收穫，而我們却真是功虧一簣。

(三) 蘇嘉路緊張

敵人在這種意外收穫的情形之下，仍是一不做二不休，一方水路由嘉善干窑鎮直取王江涇，切斷蘇嘉鐵路，一方沿滬杭鐵路綫之七里橋站直攻嘉興，一方沿公路綫由平湖經新行新豐，威脅嘉興。敵人這種行動，是第二次的試探，假如得心應手，它就由嘉興西上吳興，取得京杭國道的便利，就可以包抄首都，一方由蘇嘉路可以直達蘇州，沿京滬線前進，同時王江涇以上，平望，八圩，吳江等處，都是濱鄰太湖，港汊紛歧，更是我難守之地，而其主要點，則在嘉興的得失。狡猾的敵人知道嘉興爲我國防第一綫的要點，工事堅固，大軍駐集，決難得逞，所以在嘉興一方還在拚命進攻，而橫面蘇嘉綫上

的王江涇却先爲其突破。在這一段的地帶，都是湖沼港汊，敵人利用太湖土匪充作嚮導。所以地理非常熟悉，竟能長驅直入。據平望逃出來的難民說，平望失陷，是在十三日，最初到鎮的就是便衣土匪，乘小船而來，三隻一隊不等，彼等到了鎮上，不論居戶商店，都被劫掠一空，並且不到一二小時之後，敵人正式的軍隊也就追縱而至了。

太湖湖而，汪洋如海，面積甚大，周圍六百餘里，橫跨江浙兩省之間，以其容量甚大，所以名之曰太。中有島嶼，大小不下十數，都以山爲屏蔽，因之盜匪猖獗，此竄彼擾，剿撫難施，太湖強盜的威名，固早已嘖嘖於江浙兩省沱湖各縣鎮人士之口。彼輩都爲士著，對於沿湖各縣紛歧之港汊，均極熟悉，在一二月前，敵人已用鉅量的金錢收買，當時目前是希圖其能擾亂我軍後方，但敵既佔有蘇嘉路綫，於是就利用土匪作爲引導，或充作便衣隊。太湖的四周，東面爲吳縣，吳江，南面爲吳興，西面爲長興，宜興，北面爲無錫，都是爲敵必爭之地，湖匪既爲嚮導，所以敵人能在最短期間紛紛登陸，佔據我吳縣，無錫，宜興，長興，吳興等幾個名城。

（四）嘉興失陷前後

吳江淪陷以後，敵人一方利用湖匪擾亂我沿湖各縣鎮，一方主力向我嘉興進犯。嘉興是國防第一綫，該處工事建築已久，且都爲最新式者，它的地勢是扼着黃浦江，運河和滬杭鐵路的交點，南可拊錢塘之背。北可掣淞滬之肘，歷來江浙凡有戰事，嘉興爲必爭的一個守點，而且近年來交通繁興，東行有嘉平路，可以銜接滬杭公路；西北行有杭

善公路，經石門，崇德，桐鄉。可以達杭州；南行有滬杭鐵路，可達杭州，西經南潯，可由吳興，長興以達首都；北行則有蘇嘉之鐵路與公路兩綫，而且還有運河的支流，隨處可航，四通八達，確爲江浙兩省的一個交通樞紐。我軍在這裏配備着很多的軍隊，用血肉奮勇抵禦多日，可是敵人用百餘架的飛機，集中轟炸，砲彈更和雨點般的落下，而且敵人在最近一二個月來，飛機到嘉興來，每天三四次，四五次，甚至七八次，不斷轟炸，所以我們國防第一綫的工事，已早有一大部分被其破壞，結果，在十九日下午，我軍不得不揮淚退出嘉興。敵人既佔嘉興，於是一面卽沿滬杭鐵路與公路兩綫及抗善公路綫，水陸並進，進犯杭州；一面則向吳興猛攻。敵人進犯杭州，原爲換動後方人心和分散我軍兵力，其主力完全在吳興。這佔了吳興。長興，卽沿京杭國路至宜興，古興無錫鐵路綫會合，左沿公路綫以窺首都，並由長興西進泗安，至以廣德，而攻宣城，可以截斷江南鐵路，而拊首都之背；同時還控制我太湖，處處可以登陸。最近一週之間，敵居然淪陷我吳興，長興，宜興，廣德等地。江陰要塞亦陷敵手，京滬綫敵且進至丹陽一帶。

(五) 西子湖的波動

杭州是浙江的省會，自敵在乍浦以上地帶登陸，人心惶惶，不可終日，後來松江、嘉善等處相繼陷落，省會居民更形惶恐，都遷移到浙東方面的山中鄉村暫避。及十三日平望河陷消息到省，嘉興情況也危急萬分，於是遷徙的更形衆多。當局因一廓廟義渡不

敷分配，於是開放錢塘江大橋的行人道，以利行旅，到了十五日上午，纔覺暢。通可是到了下午，謠言又復紛起，據說嘉興情況不明，敵人便衣隊在杭縣相距四十餘里之翁家埠地方登陸，相互傳說，市上空氣驟形緊張，滿街祇見箱籠鋪蓋，人力車，運貨小車都租賃一空，汽車是受了汽油的限制，車價飛漲，更非普通人所能享受，人力車平日從新市場到江干，每輛至多不過三四角，這遭非一元二元不去，同時有許多機關，都在整理物件，預備他遷。最使人震驚的是郵政管理局到了晚間發出命令，令總分局各職員當夜雇舟東上，在金華集中待命。這時江干所有船隻，已一律被各機關封去，人民想要賃雇，正是千難得一，所以行李物件，堆滿江干，塘上男女老幼的難民，都坐以待旦，局勢愈見緊張，謠言愈是紛起，情狀的紛亂，可說到了極度，而所爲人間天堂，燦爛似錦的一個杭州市，竟成了一座空城，湖山暗淡，市容空寂，不堪回首了。——樊迪民——

江陰要塞

從吳淞西口向湖江而上，自吳淞砲台，瀏河獅子林砲台，南通的狼山，常熟的福山，到陰江的黃山，兩岸都是防守長江下游門戶，控制着江蘇省東岸的堅利的砲壘，可是吳淞砲台，早已失其效用，獅子林以及狼福兩山，建築規模都不大，可以控制住長江入口，足以對敵施其重大威脅，地勢險要，建築強固而銳利的砲壘，就要算吾鄉江陰要塞了，這實是今日長江一道重要門戶。

江陰要塞，是以黃山砲台爲其主要據點的，黃山離江陰城東北六七里之地，有十餘里之長，如一條長蛇，又如一只雄獅，緊靠江邊而盤踞着，在山上，自東至西，由上到下，都安置有各種最堅利的大砲。

這要塞的建築，還遠在數十年前，中國自受到西洋勢力侵入之後，建築計劃與工程之進行，都成於德國某工程師軍事專家之手，這專家後來一直就住在山中，至今山中還留着他當年作爲住宅的一座簡單的洋樓，聽說他後來因歐戰時（大概他那時還在我們江陰罷）不願回國服役，受政府嚴重的譴責，人民的咒罵，結果就自殺在那座樓裏了。

黃山山勢之雄峻，在江陰各小山之中，也爲首屈一指，尤其在山北江瀕一面，東西兩山脚，直伸江中，滔滔急流，就在其脚奔騰而過，立在上山向東面長江中望去，一綫江心深道，正準對山中每一門大砲的砲門，瀕江山脚，對壁立甚峻，往山裏走，則又與折幽深，就在全山一險要之處，建築下了各式的砲壘，這裏無論有多少軍艦由東行來，可說沒有一個能逃出黃山砲火的焦點之外的，坐在輪裏在江中向山上望去，絕對不能找到一個砲壘而形跡的，因爲各砲皆建在地下，其上則樹水蘚蕪，絕難發現，那裏江深水狹，兩岸相距，最狹處不過六七里之遙，又不容數個軍艦，能夠同時并進，我所見到的大砲，最大的有二丈，砲口可以鑽得進一個人去，排列在砲旁的砲彈，有半個人身高。最近幾年來，我們曾在那裏，化了很大的經費，加以改建，聽說大砲都是最新式的，建築都是現代化的，看着它這次將給敵人在這裏予以重懲創罷。

因為黃山有這樣一種峻險的形勢，所以它景之美，也為吾鄉小山之冠，北望長江，如天際掛下，滔滔白浪，日夜東流，浙江山脚，削成峻壁，內有兩灣：一曰大石灣，一曰小石灣，則又平沙深水，極宜闢作游泳之地，山上石影松風，曲折可賞，南望江陰城，萬家成市，悉在眼底，再南是花山，（報載敵人已進攻到那里了），與定山，綺山，連綿一綫，淡青如一抹團畫，只是黃山作為要塞後，江陰人再也沒有福到此一游了。

看這幾天報載，敵人進攻江陰路綫，一路由無錫沿錫澄公路向北，一路由黃山東面，沿常陰公路西上，再從黃山對江的靖江縣企圖上陸，以脅黃山後面，繞江北襲取雲江，而在江中的日艦，却始終未敢溯流西上，直攻砲台，這其間：雖有一條堅固的封鎖為之隔闔，但敵人對黃山的戒心，也由此可見，因為若以軍艦來攻，那它是徒然犧牲的，看敵人的意圖，似有從陸路三面以包圍要塞，使其效用之計劃，所以我軍此時只須能堅守陸路（錫澄路與常陰路），敵人絕對無辦法攻破江陰封鎖陣地佔黃山的砲台的，這是我個人的觀察。

血火中的蘇州

誰相信呢？清早從觀前街走過，高大的洋樓還是那麼整齊地排列在馬路的兩邊，雖然店門都緊閉着了，但來往的士兵，逃難的老百姓還是那麼絡繹不絕地走着，我想蘇州到底還有福氣，最熱鬧的街道，能夠不被敵機轟炸，也許是真相如他們本地人所說：「這

街上住有漢奸和大資本家，日本人才會來炸的。」

唉！誰知僅僅相隔兩小時，當我從原路歸來時，觀前街，護龍街已經炸得一塌糊塗了，什麼國華銀行，金城銀行，交通書局，炸得只剩半塊招牌，幾個字留在那裏做痕跡，其餘大小店舖盡了一片瓦礫。

路上被機關槍掃射死了的士兵，老百姓橫一個直一個地躺在血泊裏，有的正在流血，有的雖然死了，眼睛却睜開得很大是的，他們是不甘願死的，我們沒有消滅敵人，却被敵人先消滅了。

從玻璃，瓦片，屋梁，泥土血肉混在一起的血路上走過，你的心會不知不覺地沉重來，眼睛裏藏着的不是水汪汪的淚珠，而是像火似的怒焰，在這兒，環境不容許你停留，不容許你憑吊那些被犧牲的幽靈，細認那些被炸的區域，因為敵機並沒有離開蘇州，而且還在你的四周繼續轟炸，你明明看到一個受傷的在對面血泊裏呻吟，你去找副担架床來抬他，但不到五分鐘，你還沒有找到你所需要的東西，那個傷兵却第二次被炸成兩段了。

最慘的是當我們走過馬路時聽到無數的呼救聲，發自那些已經倒塌了或者正在燃燒的瓦堆下：

「先生，救救我呵！做做好事！」
「先生，我還沒有死呵，救一救！」

聲音是慘極了，悲極了！誰聽了不痛心呢？然而當你放開瞳孔，拚命把視線伸長向各處掃射時，你只看到濃黑的青煙冒上天，鮮紅的火焰燒得劈劈拍拍作響，你找不出那些悲慘的聲音發自何處，你立定腳跟靜靜地聽着，忽然聲音由大變小，由急促變成緩慢而變成斷斷續續地認不清楚。

「哎呀！救命呵！……」

有時一聲大的慘叫後便沒有再聽到聲音了，只是從鼻子裏進了一了鑽股人肉燒焦的異樣臭味和血腥氣，但在另一個角落裏，救命的呼聲仍然在繼續着，但一聲比一聲微弱，一聲比一聲更沉痛了，你想跑去尋找活埋他們的所在嗎？敵機又嗚嗚地來到你的頭上了。

天，這還是人間嗎？到處是死屍，到處是血跡，到處是慘叫悲號的聲音，到處是火焰，為什麼沒有人去撲滅火，為什麼沒有人去拯救？那些被難的人羣是自己的生命要緊嗎？是救火的人逃走了嗎？是因有到死的人太多了，腦筋麻木，心腸變硬了嗎？不，大家都是和他們一樣的命運，誰知道在五分鐘之內自己的生命不被敵機的炸彈機關槍燬傷呢？在敵人的大屠殺政策下，我們的生命是特別寶貴的，因為我們要消滅敵人，保衛祖國，保衛廣大的中華民族。

——死的就讓他死去罷，活着的要加緊殺敵的工作才行呢！

這麼一想，於是只得挺起胸膛來走上自己的路。

「同志，你看那邊的房子還在燃燒，整整地一天一夜了，火還沒有熄呢。」
一個受輕傷的士兵這麼指着閩門那邊的火焰告訴我，我扭轉頭來一望呀，像火山爆發似的把天都染紅了！

蘇州！美麗的天堂呵，如今完全成了地獄，成了瓦礫成了一片焦土，一座埋葬忠骨的墳穴，

路愈走得多發現的死屍也愈多，忠勇的戰士在前方受了傷回到後方來，不但找不到醫院而且反被敵機送掉了性命，我想他們如有知，在九泉之下也會含恨罷！

完了，蘇州的壽命是這麼在敵機轟炸之下葬送了牠的軀殼，但是牠的靈魂永遠存在，牠是不會死的，在灰燼裏會建築起我們的天堂來，在血泊裏會開放出民族解放的鮮花來，

麒麟門外觀戰記

——冰瑩——

自句容繞至九華山背面攻我麒麟門之敵千餘人，在湯水鎮正北五六里之孟塘被我軍從中切斷，另山麒麟門以東之我守軍某部對敵包圍殲滅，記者得確報後，甚爲振奋，當於下午一時三十分驅車至火線上，試圖一視神聖抗戰真像，車出中山門後，即聞隆隆砲聲，自東北方襲來，並有密集槍聲，雜於其間，中山門外京杭甬道兩旁我忠勇之部隊正源源趕赴前方，車中遙望陵園新郵之優美樓房烟火冲天，付之炬，初尙驚疑敵兵已至，或奸人縱火，經詢沿途步哨，始悉爲我軍自動燃放，藉以「掃清射界」。過孝陵衛街，

更見兩個房屋早已一燃掃一灰燼，僅我在防禦戰上最需要之斷壁殘垣頽然而立而已，車抵山口，越四十分鐘，因知該地爲我某軍山口所在地，乃下車夾警戒兵導入，訪晤山口，藉知前方情況，已趨好轉，因我軍某部已自西北及正北兩方開到，正對湯山背後之敵取夾攻之勢，山口口卽派某參謀改乘摩托車出麒麟門，彼時離城雖遠，而砲聲反輕，蓋作戰場所已由近而遠也，出麒麟門後，因乘車不便，乃改步行，遙望棲霞山巔，不無懷舊之感，然以日已偏西，乃疾步向左前方行去，一小時後，聞有格格之聲，自後而來，顧之，則爲我山口師之戰車六輛，沿公路而行，步騎兵隨之前進，記者再前行，約一小時許，抵東流鎮，其地極衝要，蓋左爲棲霞，右爲九華山，峯嶺縱橫，唯此一路可通，敵蹤已到達該鎮東五里之復興橋，記者與某君旋攀登九華東首第一峯，但斜陽殘照，暮色沉沉，景像異常森嚴，對面六七里外之福山山坡，已有敵人炊火，砲聲漸停，但稀薄之火藥氣，仍可嗅出，山巔起伏之處，時有機槍密集之聲，有時亦有步槍彈粒在谷中穿過，啾啾作響，記者與某君伏俯坡上，引領而望，我士兵在交通壕內持槍追馳，敵之蹤跡雖難覓見，然敵暨槍聲顯然愈趨愈遠，愈遠愈稀，新月之下，但見對面福山山坡之槍火次第稀疏，轉至山後，而我軍更爲振奮，殺聲一起，回聲四合，響震山岳，記者等亦聞聲應響，一吐胸間積憤，某君當告記者，此卽爲我搜索部隊積極動作，想敵人距殲滅不遠矣。既返部，靜待捷報，記者猶以未能飽覽殺敵實狀爲憾，然時已過晚，不克久留，乃懷今夜必能殲盡此部敵人之信念而返。

京 空 殲 敵 記

接連幾天的雲曇和陰雨，京中市民正慶幸敵機無從肆虐，都似默默地禱祝天公長此擺佈着風雲陣，可是這一班奉令拱衛首都的空軍壯士們，他們雖經多日的休息，但是熱血依然沸騰，擦着挺亮的機關槍正躍躍欲試，其中尤以勇敢善戰，首建奇勳，創傷初愈的高志航戰士，從他到南京以後，每個早晨的臉譜上，都是可以看出對空的細雨或低雲的不快表示。他們也常雨停雲疎的時候，好幾次翱翔天際，終於未得一次搜獲敵人的機會，這雖然是給他們英雄獵物慾的幾回失望，但就他們情緒而言，却因為他們要安慰領袖和報答民衆效忠國家的志意太迫切了。

那一天十二日的好節氣中，他們瘋狂地擊落了敵人驅逐機四架，水上偵察機兩架，他們晚上歡快的談話，其最有意義的是，「敵人荒謬的傳單，現在總算以事實答覆他們了」，我以為他們殺賊的勇敢，不僅給同胞們以安慰，却給敵人——侵略者——深切反省的一個機會，竟夜怒風把黑黑的陰霾掃個淨盡，顯現出似明鏡無埃樣的蔚藍色的天空。這正是十二日在久雨初晴後的天高氣爽，萬里無雲的重陽節，這實在滿足了他們空軍戰士的渴望，由他們每個歡快高興的面容上呈現出來。他們在黎明時以極迅速時間就完成洗臉，早餐，穿飛行衣，趕往飛行場了。他們雖未休息，他們那堅決的意志，活躍的態度，毅勇的精神却都充分表現着，有的說，「今天舊曆重陽節，敵人要送禮

來的，一話猶未了，敵機空襲警報嗚嗚地拉起來，於是我們機場上螺旋槳的聲音也響了，霎時間，機聲透入雲霄，我們空軍的陣容，在明亮的天空和朝陽裏擺佈出來，另一隊空軍英雄機聲嗡嗡好像仙人一樣向東方飛去，一會兒也就像飛雁一行那麼馳往天邊，眼睛一轉便看不見了。果然，他們遊獵蘇州至江陰一帶空際，發現敵機了，他們開足馬力追上去，敵機是雙座的水上偵察機，到了江陰上空已是無法逃脫，我們空軍英雄個個都似幾月未吃生肉的餓老虎一般，見了這樣兩只肥牛，那肯輕易放過，便分左右翼兩面前進，把敵機夾在中間下空，飛到適當距離，每個便爭先向他左右衝殺，英雄們的機關槍陸續掃射，敵機匆忙地接受不了，一架下趨向江面，我空軍英雄中的一位便追了下去，把它打下倒插入入中。另一架受傷不久着火了，一縷黑烟也下墜大江，葬身魚腹，當歡快地回來時，在他們起飛前桌上倒的開水還是溫的，因為由警報開始到警報解除，只有半句鐘。

下午一時半，敵人大隊的飛機確來送禮了。警報傳出後半小時光景，我們空軍英雄的一部，在雲霄上離地一萬公尺以上迎上敵人的飛機了，這次敵人九架轟炸機，六架驅逐機，轟炸，在驅逐機保護之下，向京中前進，我們幾位耐住殺氣的空中英雄，迎至較近的當兒，便俯衝向敵人的轟炸機那邊殺去，敵驅逐機接上來，雙方空中戰鬥由此展開，一會兒當都衝散了，我們幾位戰士，便互相的追逐獵擊，不幸的很我將士曹芳鎮着處劣勢之下，受傷降落燕子磯江中，他光榮戰死了，他的精神與江水長流，高志航戰士

把距離近到敵機追擊至兩三百米突的距離，他才開始施放他準確的機關槍，大概子彈擊中敵人腹部，這時敵人還很快的拉機上升翻圈，也許敵人就在上升的時候死了，因為這架死人的殘器，老是上下不斷地旋轉，這時高志航君倒弄得無法瞄準敵機開槍，只好在上空盤旋對敵監視，忽然他得了一個射擊機會，湊上幾槍，敵機便向龍潭方面下去了，量敵人不死必傷，他急遽地不復看敵機墮落的地點了，回頭的時候他又尋到他的獵物，他追擊的結果，又是結果了一架敵機，他轉回來幫助陳有爲君擊走了另一架的敵機，正當他抽身追敵連續在敵機尾端上空射擊的時候，敵驅逐機兩架抄在他的後面由他趕快掉頭上升，飛機一個翻身，又便追在敵機兩架的後面了，敵機也很迅速上翻，雙方正在衝殺，殺他忽發現敵機至三架，他受包圍了，於是他施展其上拉斜面倒飛神技，敵機竟無法對其攻擊，他上升到一塊雲端裏去，這時劉粹剛戰士也在衝敵機了，黃泮揚戰士十分勇敢地與敵機盤旋另一角，便很輕鬆的將敵機擊落，他們遊弋天空繼續搜索他們的獵擊物，劉粹剛戰士，經久戰之後，他覺得機上某一部鋼絲好像被整斷，他降向機場時，忽然發現敵人一架機追在後面，跟着他往下衝來，速度很快，愈下愈近，他自己機器是受傷減低航力了，他轉動武器，覺機器尚可操縱，他將油門開了，他待敵機來得距離較短時，以九十度直上左轉灣突轉迎向敵機，敵機頗靈敏，亦急遽拉向上升，復欲控制劉戰士飛機之後，而劉則隨之上升，相互追逐忽得在其後側，優越地位，即疾按其準確發射之機關槍，砰然一聲，敵機汽缸被擊中爆了，便似一條大龍直拖向地面下墮，我們的空軍

英雄劉戰士在空中迴旋數匝，好像笑視他手下的犧牲者，一場空前的惡鬥也便結束了。這一天戰鬥結果，敵水上偵察機，被我擊落兩架，敵驅逐機被擊落四架，還有受傷迷回的敵機，無法調查，我們的空軍呢，沒了位好漢曹芳鎮烈士，壞了兩架飛機，晚上，參加空戰的英雄們和其他一部接班的好漢，把着酒盞，說（今日舊歷重陽佳節，敵人送六架禮，我們痛飲一杯）答覆的說，（好，再來一杯。）

陷落前的無錫

謠言促我東去

鎮江，這兩天人心浮動已極，種種不可思議的謠言，一切極無謂的虛驚，真要叫人啼笑皆非。由於前綫難民和傷兵的大批過境，竟無常識地判斷了前方的戰況。由於各學校的停課解散，又過敏的預測了鎮江的前途。於是有錢的西上，貧苦的北去，遷移者的擁擠和緊迫的狀態，幾乎不敢相信這是離開四綫還有幾百里的鎮江。雖然昨晚上海山克復，逼近南翔的傳說，為滿街的報紙號外和爆竹聲傳播了全城。但為得今朝報上沒有蘇州方面證實的電報，依然不能好轉，這動搖的人心。這局面的形成，當然由於民衆平素缺乏訓練，和溶和了外來的許多事實所致，但是地方政府的未能先示人以鎮靜，從事於安定人心，應為我們老實的評語。

二十日，鎮江風雨很大，而無形的風雨也佈滿了全城。在某機關服務的一位朋友打

來電話，告訴我，奉公去無錫，因為火車祇通到常州，所以專門開了一輛汽車去，有空座位，問我要去不？記者久想要到前方去看一看，尤其是在這個謠言孔多的時候，更覺得有一探實際的必要。雖然明知無錫並不是最前綫，但在這個大家西走的時候，我們東去還有意義的。很快的整一整行裝，趕到了朋友那裏。

記住這些創痕

鎮江汽車站上，擠滿了等車的旅客——不，難民。扶老攜幼，荷箱提篋，在凄寒的風雨中，等待着想往安全地帶。其中有若干就是鎮江的公務人員，這時候我想起了雨天前「保衛江蘇運動」宣傳週開幕禮時一位先生的演說：「我們在這裏開會，外面正有許多人在逃避搬家，這一個可觀的對照。我們相信等到他們在江北也不得安居的時候，應有爲什麼當初不共同參加保衛江蘇的行動以增加力量的後悔！」

八點一刻鐘，我們的汽車由汽車站開出，雨越下越大，雨霧的空間，溼滑的路面，難走絕頂。路上碰到不少的大卡車，小汽車，黃包車，獨輪車，以及鎮江不常見的馬車，驟車，這證明了一切運輸的頻繁。也有負傷的軍人和逃難的旅客，在風雨中予予泥途。十點鐘車過常州城外，中山門前新豐街敵轟炸的殘跡，一看就觸目心驚。

從鎮澄路一直去，直到江陰。我們是到無錫，在常州轉上了武青路。經過成堰壁一帶，敵機肆虐的痕跡累累皆是。這裏有全國著名的威發電廠，已被全部炸燬，附近民房斷屋殘垣之多，竟使我的朋友對我說：「記住！這些創痕，是誰的賜予！」

無錫竟成死城

汽車在錫澄路南段疾駛，已可望見無錫城，平時濃烟瀰漫的城空，現在則僅有若干烟齒寂然地高聳在空中，車入北柵門口，火車站附近，新運橋馬路一帶，敵機轟炸的成績更可觀。我們知道，無錫是中國的一個工業區域，其遭遇之獨酷，固有所由來，而亦並非意外。不過這種轟炸非戰鬥區域之行爲，實在是極野蠻之獸行。

無錫的繁華，素有小上海之稱，可是今日，則成了一堆廢墟，一個死城。商店全都停市，近轟炸區的商店主夥，都離開了殘餘的劫灰而他往，未轟炸區的商店，也都貼上了「暫停營業」的紙條。無地可逃，無錢可逃的民衆，每天還得要買米過活，但是米店也關上了門，這是一個大問題，一個大危機。電燈早已沒有，電話最近也不通，人力車難得在城區碰到。依照估計，城內人至少走了七八成以上，在這樣情形下，報紙也終於停了版，我想僻處在鄉間渴望着戰事消息的人們，是更加苦悶了。偶然碰到一個無錫新聞界的友人，他告訴我，蘇州報紙，也遭了同樣的命運，他又說。他們現在正計劃着能在鄉間恢復他們的工作。實在的，一天到夜都在空襲警報聲中，一切工作都難于進行。

在無錫城裏，想找個朋友問問前方情況，可惜都不能遇到。軍事機關當然有，但一來不曉得地址，二來又沒有準備手續，也無從去探訪。不過軍運忙碌，足徵前方緊張，而駐軍的從容與沉毅，又可見前方抗戰的堅強有把握。

無錫地方政府當局，能夠認真負責，在極困難的環境下，集中在一處，勇敢而認真

地處理着一切戰時應辦的事宜，尤其是動員了許多壯丁，協助軍事工作，最爲難能可貴。讓我說老實話，江蘇戰區各縣當局，均莫能比，有的且應「愧煞」！

保衛江蘇省

從無錫到蘇州，常熟，江陰，都有公路可通，記者很想到蘇州去看一看。把這個意思告訴了朋友，他竭力的阻止。他認爲；第一，時間上不允許；第二環境上又不可能；第三，他的汽車今天必得開回鎮江，他非但不能把汽車送我東去，而且也不等我東去了回來再同返鎮江。因此，祇得歸去。

經過無錫火車站，看到許多××軍乘着列車東下，也看到許多××軍乘着列車西上。我想，這大概是重新配備陣容，那末，大激戰的開始，也許就在這兩天了。

歸途，還是很大的雨，離無錫不遠，汽車「拋了錨」，找了幾個鄉人來推。他們告訴我們，日本人來，我們不退，我們不願離開家，放棄田，可惜沒有槍，否則幫兵大家打一仗。「江南人文弱，並不是指的他們，他們才是十足的「保衛江蘇」者」。我對朋友說。

在汽車上，和朋友從洋澄湖的蟹，談到太湖裏的水上飛機場，從蘇州女太太們的聽說書，談到披了皮大衣去逃難。在談話中，很快地回到了鎮江。看到黃包車還是滿滿的一車車箱籠在往江邊的路上跑，我覺得有點心痛。

——穆菲——

別了首都

「老王，你們還是走吧。」李先生誠懇的帶着警告這樣說。「百姓統統給軍警趕去了，貧苦無法走動的都往難民區裏住，一部份往江北逃。不要說是你們，就是我們穿二尺半的，連水都買不到了。」急忙收拾行李，將幾本書和兩三件衣服打成一個小包，其餘的不管值錢幾何全數拋棄，尙未及走出房門，高射炮聲大作，有三架敵機由東北飛來，兩聲巨響將房內的東西振的跳起來，烟，塵土，火藥味充滿了房內外，一位帶匣子鎗的士兵跑進來說：「八十八師機槍連正要進城，在中華門中了一個炸彈，死傷三十多個，這真叫沒辦法啊！救護隊沒有，醫院都早已自南京搬到他處。只有鼓樓醫院有兩位美國醫生，但是沒有護士，炸死了倒還痛快，傷了的還不是活受罪嗎！」

十二月六日敵人佔鎮江，七日到句容，八日已抵淳化鎮。（淳化鎮在南京東南約十二公里）今天（九日）槍聲炮聲和機關槍聲已聽得十分清楚，據弟兄們告訴首都決不放棄，一定要死守的。守兵在二十萬左右，存糧約可供給半年，又有雨花台，紫金山，幕府山，獅子山，五台山，及清涼山各要塞，這些山俱是多年經營建造的炮台，敵人絕不能自由得逞，並將予以迎頭痛擊。不過自七日起店鋪全已關門，八日就買不到東西吃，全城除看見士兵們的活動外，可以說是死城了，汽車只有屬於軍家的少數破舊車輛，馬車也很稀少，偶而遇到一部也是滿載着行李或傢具往下關的方向走，洋車是僱不到的，

有的怕抓差故意把車或坐子拆壞，只餘兩個破輪子以拖洋車夫自己的家當往外逃，南京自中華門至挹江門約有三十餘里路，無論是私事公事惟有步行，軍隊裏沒有米吃了要弟兄們排着隊到漢中路去抬米，抬一天可以供給兩天的伙食，燃料各自向人家翻，火柴大概還各自有一二盒的存餘，設若沒有是不能買到的了。這如同住在荒涼的大沙漠內，除開步槍機關槍是近代的傢火，一切要回復原始的生活了，但是守城的弟兄們逃難的百姓們都互相談着，『上海還能守三個月，這是我們的首都，起碼要守兩個多月，這是我們的首都！』我們幾個也有這樣的估計，並且準備留在這裏，盡我們國民一份的責任，但是無法生活，不能爲國家民族出力，反而餓死，遂不得不含着淚往外走。

出門就遇見一位開飯館的隣人，已是五十多歲的老太太，坐在路旁哭着說她是老了，沒有力氣更沒有錢，賣飯是掙一天吃一天，搬走也是餓死，情願在家等待着命運的決定，但是軍警奉有命令，所有百姓必須搬到難民區，難民區房屋稀少幾所公共收容所早已貼着，『難民已滿不再收容』的條子，至於租房子，起碼要三十幾元一間，食糧原無準備，當然生活成大問題。殘留居民都苦眉愁臉的向難民區方向走去，雖然有保存姓命的希望，生活却怎樣維持下去呢？

中華路匯成難民巨流，大大小小破車子，小孩子的搖車，只要下面裝着有輪子均成極好的運輸工具，連推孩子車都沒有的人們，壯的自己担着，弱的兩三個四五個抬着一包東西走走停停，這些人多半是帶着全部家私，破破鍋碗，馬桶，只要會走路的孩子都

要走着，大小不會走的放在鍋裏或者盆裏扣着或抬着，誰也不看誰，我背的稍多些反羨慕人家有節省氣力的工具，飛機的聲音不斷的在頭上嗡嗡的響着，高射機槍也連珠似的向敵機打，有的人伏在防空壕裏有的人伏在路邊，但是大部份人好像沒有聽見看見，仍然繼續向前去，不過走得急些。

下關一處處大火在燒着，這裏在十天前已成了混亂世界，是傷兵散兵遊勇的自由場所，商店全部關閉，旅館多半沒有開門，房間可以隨便住，即不付錢亦不成問題，但是這裏是十分危險的，或許被視為目的物，冷不防一聲槍響，就一切都完了，青年人是要被拉去作軍中担夫。馬路上有幾個弟兄不知道爲的什麼，躺在血泊裏，已經好幾天了，無人去掩埋。我們雖然帶帶「衛戍」袖章。走到下關也不免內心里在戰慄着，那些沒飯吃沒衣穿的傷兵和少數居心不善而無約束的散兵，他們所攜帶的武器已成爲可恐怕的傢伙，然而我鼓着勇氣和他們談話時，都仍然堅定地說要找到所屬隊伍：打東洋敵人。

中山碼頭的首都電廠，有一隻小煙囪還在冒着煙，西面和北面的牆上炸的破洞，窗子全用簾子堵着，並看不見一個人，微微的可以聽到機器哼哼的聲音，雜着碼頭上嘈雜人聲，不能分辨清楚，好像是抽水泵浦仍在開動着。人和行李黑芽芽的堆滿在漂浮的碼頭，靜靜的長江流着，除有兩個白色外國軍艦外看不到船隻，渡輪亦不見了，我昨天還親眼看見有兩隻渡輪，今天却一隻也不見了！同望下關火是在猛烈的燒着，這樣的大火我是第三次看見，第一次是十月二十七的上海開北，第二次是十一月十三的上海南市，

前兩次是敵人放的，這次是爲保衛首都軍事便利而放，的所以我看見反是興奮，高興，我覺得只要能保衛我們的首都，燒的多些也是應該的，若首都一旦淪陷，寧使化爲灰燼亦不願爲敵人所居用。我是這樣想並且碼頭在始終未曾聽到有人表示可惜。

誰能料到十四日的報紙告訴我們首都於十三日淪陷，二十萬守城壯士怎樣了？六七萬以上的難民怎樣了？我時時刻刻在追念着。

十二月九日的夜間，天氣很晴朗，溼溼的月亮斜掛在空中，所以還依稀辨識大路，也能分別出那是遊散的兵士和逃往江北的難民。我們三個自首都奔出，遇到幾次敵機轟炸雖然近得只有幾丈的距離，幸而未受傷送命，拚命的往北走，想趕到午頭乘難民車到徐州去。忽然有幾個兵士惡狠狠的冲着我們說：「這幾個人穿的很整齊是漢奸吧？媽的……」我們沒有敢說什麼，也不敢走或者跑，因爲知道近來自東戰場退下來很多的散兵多是帶着武器，沿路搶殺平民和搶奪的事情時常聽到，並且往往先冷不防開鎗打死，然後才動手拿東西，設若有人遇到了，或在槍殺之先，總要加被害者以漢奸的罪名。有時甲兵搶到了，乙兵看着眼紅，却又將甲兵打死也並非希奇。現在無紀律，無控制，忠勇殺敵的壯士們竟變而爲暴徒，固然有的由於飢寒交迫，但多數還是對於抗敵救國無正確的政治認識，一旦脫離約束就極易變成擾民的暴徒。至於飢寒所迫也確是一大原因，我由通州至浦鎮途中，沿路水已結冰，見有許多傷兵尚着單衣。兩個走得十分疲乏的兵坐在路旁。一個說：「要是再找不到隊伍就將這桿槍換飯吃吧？不然要餓死在路上的

○「另一個氣憤的說：『那個肯要你的槍，我看不如在路上替難民扛行李每天一疋可以得幾角錢的。』由於傳說目見的種種關於傷兵散兵的事實，使我悲憤交集，我不恨他們，却是十分恐怖。聽到說我們是漢奸時，毛骨聳然，覺到性命已危在瞬息，大概來往的散兵太多，未便下手，我們就逃出了浦鎮。不敢等候火車了。剛剛走出這破碎的街市，黑影中看見了一大羣難民，遂急走混入難民隊中，如同找到知己朋友們一樣，心情馬上安定了幾分。」

兩位士兵，一位空着手一位提手槍橫衝過我們的羣，向浦鎮的方面走去，一個問，「剛才你爲什麼槍斃他呢？」提鎗的這個惡狠狠的回答：「媽的！他是漢奸！」他們的聲音雖不甚高，却像雷鳴一樣使我的心劇動的一跳，不知是那一位同胞犧牲在自己弟兄手裏。回頭再遙望首都火燒的半壁天都是紅的火苗。難民多担着重行李，婦女抱着或背着孩子，走不幾步就要休息，我們檢人密的地方蹲下身體伏着頭喘息一會，過來幾個散兵拿電筒照了一遍過去了。又是幾個照一照過去了。

夜十二點了，才走幾十里路，即使沒有担負的人也是極度疲乏，走走憩憩幾乎是走不動。忽然自背後來了十幾部小車子，他們走得很急——像跑一樣——及趕上我們的一羣時都停下了，我很高興，以爲可以獲得代步。一列十幾部車子，要求替我們推行行李，或者推人，不用給錢。他們是揚州的車被抓差替軍隊推東西到浦鎮，軍隊上了火車才把他們放回的，自揚州到浦鎮走了四天，每天只給車夫兩次飯吃，每次只兩碗，吃得飽走不

動，兵士們就連打帶罵的趕着走。所以要求替難民推東西免得再被軍隊抓去。看他們的神情好像自虎口逃命一樣的，比我們幾人還要狼狽。當時就有幾位看到這樣便宜事，馬上拿起行李往車子上裝，女人們也有的趕緊去坐不要錢的車子，後面出來幾位中年男子上前攔住說：『這便宜是貪不得的，你們想，他們推車子的怕拉夫，抓差，難道你們若沒有行李壓着肩頭，遇見了軍隊絕不讓你們走掉的。』說話時并且拍一拍自己的担子，『我這一担子還是前面張二嫂的呢！我寧願多出些氣力，也不敢空行』，這位大個子如此解釋，前邊的一羣得此警戒就馬上縮回隊裏了。十幾輛車子很着急的說『那怕讓我推幾個小孩子呢！天一亮軍隊又來了，抓差推東西不給吃不給錢，拿人當畜生一樣看。』推車的越說苦，難民越不敢過問了。我們三個也將坐車子的念頭打消了。自浦鎮到六合沿路居民除老弱外逃的淨光，他們談到『拉夫』『抓差』是『談處虎變色』的。後來和難民居民談起來抗敵打仗，殺東洋人，大家莫不抱着悲壯的決心，『那個會怕打仗，也沒有人怕爲國家出力的，不過軍人們一來就打就罵，不把我們常人看待，怎能不使我們怕呢！』軍隊太無紀律了，太不懂得民衆的心情了，這一切都是趕着民衆逃走，自己拒絕了民衆的力量，民衆的協助，實在不能怨民衆是貪生偷安的啊！

—— 赴 冰 ——

廣德血戰記

記者由北戰場改赴南戰場，隨唐總部於十一月二十七日到達安徵廣德，沿途難民，紛紛逃走，扶老攜幼。其狀至慘。抵縣城總部駐北門外鳳凰橋，城區房舍已被敵機炸燬殆盡。燒斃牲畜，到處皆有，一片礫土，滿目淒涼，此情此景，非楮墨所能形容者，時敵軍正向泗安前進中，（泗安在廣德前四十里係浙江屬）總部即令陳鳴謙師，星夜趕到十里溝構築陣地給敵迎頭痛擊，二十八日午後四時，陳師鳴謙趕來，一般官兵，雖感疲憊，然均有英勇向前之氣，記者亦改隨陳師部前進（再趨前得晤潘汝必旅長）適伊偵察地形返部，潘氏過去在川滇黔剿赤頗爲得力，如土城夾關諸役，屢建功績，記者上前握手慰問。稱以貴旅長爲國宣勞，常爲吾人所景仰，此次抗戰，定能殺敵致果，再立勛功，潘氏簡單作答。諸多謙遜，但皆慷慨激昂之詞，謂此行抗戰。本人以全副精神與倭奴作殊死戰。並代表全旅官兵之堅定意志，誓流盡最後一滴血。以爭求祖宗光榮，不問敵我勝負誰屬。敵旅卽是戰到一兵一卒。亦要堅決抗戰到底，不棄守土一寸。此時泗安友軍正向廣德前進中。敵師袁旅在前方二十里之界牌，截擊敵人，我奉命在此構成陣地掩護友軍，料敵於明日得達我陣地前，我已令各團漏夜趕築工事，如敵來攻，決與陣地共存亡，語至此，潘旅又閑話該旅由河南汲縣調赴南京，所乘火車無篷，途中連遭之晝夜大雨，官兵皆遍身淋漓，抵京不及烘衣，又奉令徒步趕來廣德，沿途公路，係碎石所築

，故官兵足部多被損傷，余嘗慰問之，皆喜形於色，蓋義在抗戰，未聞其有怨疲勞者，將晚前方砲聲濃密，袁旅傷亡官兵，紛紛連下，幾塞於道，入暮間袁旅已爲敵坦克突破，翌晨（二十九）午前六時，敵軍先頭部隊與余張兩團之前進陣地接觸，立時雙方惡戰開始，敵以坦克車六輛，掩護騎兵數千，步兵約三百餘人，分頭衝來，繼以重砲射擊我主陣地帶，七時許我前進陣地龍李兩連盡力扼守傷亡過半，不能却敵，退回第二線陣地，八時許兩連官兵全數爲國犧牲，我主陣地前橋梁破壞，敵坦克車不能繼續前進，敵即以騎步兵約四個聯隊進攻我張團陣地，該團官兵應戰沉着，齊以機槍掃射，敵傷亡枕藉潰下，至九時敵機六架飛來轟炸，并以多門重砲不斷向我齊放，一時上空，彈如雨下，我陣地在濃烟密霧，悍然不懼，敵又增兵約五百，向我正面猛攻，并以大部向我左翼抄圍，張團卽令預備隊之潘營撐持左翼，打斷敵之抄襲，又令正面林李兩營，用大手榴彈進襲，敵仍不支退去，復增兵大部齊頭向我猛衝，林李兩營長身先士卒，仍率大手榴彈逆襲該敵，我左翼潘營應戰尤爲激烈，亦用手榴彈及大刀數次逆襲均奏效。而敵接連五次猛撲，潘營陣地因受敵機投炸，重砲轟擊，中彈在兩百發以上，以致官兵傷亡殆盡。然仍死守原陣地，及戰至午後四時許，正面林李兩營亦傷亡過半，張團得潘營之請，在李營撥兵一排，潘營親身指揮，選集大刀手榴彈勇往出擊，敵一時大亂，四處竄退，該排乘勢猛追砍殺。斃敵無算，無如敵衆我寡，終被敵機槍掃射，全數亦壯烈犧牲，敵亦乘勢攻擊前進，奪我陣地，張團立卽親身提槍督戰，潘旅亦將特務連增援，我陣內官兵

一聲躍起，齊出與敵肉搏；往來銜鋒三次，敵終不支，狼狽潰去，入暮後各就原陣地。持，我方勢成孤軍，敵又增軍大部向我左翼直抄廣德，總部遂奉命移宣城，當夜令陳師向廣德後七房村桐山殿轉移陣地。

潘旅奉命，乃令余圍掩護張團於次日（三十號）午前三時安然撤退，計是役該旅張團傷亡官兵二十餘員士兵七百餘名，余團傷亡較輕，計官長三員，士兵數十名，聞敵之傷亡亦在一千人以上，我墜落敵機一架，破壞敵坦克車三輛，此外奪獲敵械頗多，十二月二日陳師又命潘旅反攻廣德不勝，仍回守原陣地，該旅余團高繼伯營長於是役壯烈殉難，潘旅自此兩戰後，聲譽昭著，該旅之張有銘團奮勇殺敵，總部已轉令陳師。傳諭嘉獎云云

——談言——

一片血腥話皖南

東戰場形勢的轉變，敵騎便過了太湖盈澤地侵略到皖南，如今抵連蕪南繁邊邊境，即遭遇了黃山山脈所構成的深溝高壘，阻斷去路，而按兵不動，同時在環境上亦不容許其深入。現在淪為戰區的蕪當宣郎廣一帶縣鎮和村莊，統統被炸成一片血腥，澈底的墜壁清野，老農連耕牛都牽着跑，揮淚別了祖宗相傳的家園，走上流亡之途，一間草棚不給留下，一個壯丁亦不留下，那屯在蕪湖的十八萬多石的白米，是安徽全省人民心血的積蓄，沒法運走，不惜付之一炬，大家下了最後的決心，讓所晉的只是塊「焦土」，成

爲東戰綫的決鬥場。

一 廣德東壩的不守

皖南山地是鄂贛的屏蔽。在作戰形勢上看，現今是跨入第二階段了，敵人的主力一定要喪失在這山地戰裏，在第一個階段裏，大家都認定保皖南，便須守廣德，固東壩（安陽常塗與江蘇高淳交界處），從上月梢起一直到本月初，廣德陣地戰黏着於天目山之麓，屢進屢退，川軍師長饒國華氏於此激戰殉國，經了重大的犧牲，算是以血肉重新築成了一座廣德城。但不料江蘇高淳縣長爲傷兵兩下耳光，打出了縣城，敵軍便衣隊便混了進去，於是東壩不守，中了敵軍側擊的詭計，自水陽撲攻蕪宣交界的潛沅鎮，切斷了江南鐵路和蕪屯公路，東機綫爲一身牽動全身，所有潛沅以上通蕪湖的橋梁，趕忙在六日早晨毀掉，決心保衛蕪湖，宣甯一帶也厚集大軍，準備東戰綫的大決鬥。

二 肆無忌憚的轟炸

因此，皖南各縣鎮便成了敵機轟炸的目標，由廣德，宣城，郎溪，蕪湖，當塗而南陵，繁昌橋被炸的地段逐漸的擴大，硫磺味也掩不住血腥，蕪湖是五日起連炸三天，甚至拿迫擊砲彈當炸彈，轟炸機平着屋脊飛。在沒有空防的城市裏儘量掃射平民，徒逞一時之獸性。飛機上除擲下荒謬的傳單外，並一把一把的丟下「冥國銀行」紙幣，那是燒化給死人的，無聊的敵人竟以此惡作劇，其中更含一層卑劣的作用，雖然電燈電話都被

破壞了，電訊斷絕了，十七萬住民掛着難民條逃亡了，水無處買，飯無處燒，但駐軍仍然堅決的固守着，三天三夜的大火，政訓處長伍德生督率士兵分頭撲滅，大家幹得反比平常起勁。其中連帶遭殃的，有英國蜜蜂號兵艦。怡和躉船。德和商輪，法國天主堂的内思中學。德和輪是炸沉了，幾千具屍體飄在江心，敵焰猖獗到了極點，以至於和縣江面停泊的美艦巴納號和美孚油船三條，也炸沉了。敵軍的行動真像瘋犬，張着嘴亂咬，若不把牠殺了，誰都有被咬的危險。

三 流亡到那裏去

流亡呵，流亡呵，自蕪湖西去的路上擠滿了難民羣，蕪青路是黑壓壓的結成一條綫，向西蠕動着，傷兵和落伍兵也來在中間，無聲無息趕着渺茫的前程，長途的流亡，到底流亡到那裏去。那沿用紅紙寫的：「無路可奔的難民，趕快路到江西去墾荒，」署名是戰區難民移贛墾殖團，指示難民的出路是在那裏。是的，江西甯都一帶確需要大批人口移過去，但這樣漫無組織的一羣，到了江西以後又怎樣。目前生命要緊，顧不了那些。記者是最後走出蕪湖的，沿路經過繁昌銅陵一帶山中，到大通以後，纔繞江北桐城縣境而至安慶，轉輪來漢，祇見那重山峻嶺中五六歲的小孩被父母拋散了，在荒野裏掘蘿蔔充飢，老嫗們撐着根竹桿，一步一跛，裹了小包袱跟着大隊前進，這樣顛沛流離，那天纔能走得得到江西，何況家破人亡，處境也太慘了。

四 當前的大教訓

高淳不守，是爲縣長給傷兵打跑了，這是個活的教訓，大家不可不注意，關於傷兵難民退伍兵的招待，本來是抗敵後援會工作之一，直接影響地方治安，間接即牽動大局，皖南各縣因財力不一，所以供應就有分別。在宣城廣德對難民及傷兵，是每名發給養，對傷兵另外贈榮譽章，蕪湖因爲存米太多，無船運走，凡是傷兵和難民過境，除了給養路費而外，還發米五斗，讓他們挑着走，所以有吃有用，在銅陵繁昌雖只招待一頓稀飯，總算對付過去，不過大通蕪港兩地因爲負責無人，所以招致許多麻煩，連當地的老百姓也不能存身了，還有差役問題，如果辦得不相當，也是一團糟，徵草派○，到了緩不濟急的時候，只好抓了，繁昌，銅陵，貴池一帶大路上，隨時隨刻可聽到冷槍聲音，鄉下人逃散了，威脅既無對象，其結果自等於零。長江裏的民船朝內河裏躲，有的拖到圩棚上晒太陽，「物不暢其流，人不盡其用，」這顯然是下層政治組織尚欠調整的結果。

五 民衆武裝義勇隊

現在談民衆組織，雖說是「臨時抱佛脚」，但看一看目前的事實，確乎非常切要，到底總比沒有組織的好。桐城白蕩湖，周圍有三十里開闊，四面臨山，水不揚波，這是天然的水飛機場，兩星期前曾落了一架水上飛機，機上的人不說一句話，拿着槍不許鄉

下人近前，等到上城報告，飛機已經第二天飛走了，於是地方上論斷，那一定是敵機，民衆有撲滅的責任，那地方的民衆在政府督導下是武裝起來了，此外蕪湖等縣也成立了義勇隊，將所有的壯丁都編制完成，武裝和給養亦有了相當把握，在皖南大決鬥場合裏，或許配合在軍隊中去完成衛鄉保國的任務，將血腥塗遍黃山山脈每一寸的土地上。

——鎮東——

北戰場上

(一)軍事上的幾個罅漏

北戰場的情勢顯然是又該緊張了，敵人最近把平漢綫的主力都移轉至正太綫上，不久他們一定還要分出一部，從正太綫上再移轉回來。我們固然應該注視新情勢的發展，但另一方面我們也不容忽略了過去失敗的原因。檢討過去，正所以創造未來，我們當然不能夠自倏，同樣我們也當然不能夠自欺。這次到平漢綫來，特別注意在這一點上，訪問了幾個有關的人員，都是以過去失敗的原因爲談話的中心問題，除了有幾點暫時不能發表以外，最顯著的是下面幾項：

一，各軍缺乏偵探的組織和訓練：這次北戰場的戰爭，我們全是佔在相反的地位；敵人一方面有飛機的偵察，一方面有漢奸的報告，我們一切動作的實況，敵人都可以詳

細的明瞭。我軍對於敵人的動作，既沒有飛機的偵察，又沒有偵探的組織，就是臨時派出幾個哨兵，也都沒有偵探學識的訓練，一聽到敵人的槍聲，砲聲，心神便把握不定，不知兵有多少，不審實力輕重，所以每多聞風而逃，有時逃到敵人的後邊，自己還茫然不知。在俗語這叫『打瞎仗』，因為這樣，越敗越退，越退越不能收拾，這是北戰場各軍失敗第一個重大的原因。

二，各軍彼此太沒有聯絡；北戰場的面積這樣的寬廣，我們軍隊又這樣零散的配備，惟一需要就是密切的聯絡，政守協同，動作一致，這樣才能使敵人沒有可乘的機會。事實呢，北戰場的各軍，却正違反了這一個必需的條件。

三，賞罰上未能嚴明：歷史的觀念，究竟還未能完全打破。北戰場各軍內部是怎樣複雜，任何人都不能加以否認。因為這種關係，賞罰嚴明，在北戰場上是格外的需要。中央方面，原是抱着寬大的主義，怎奈一般軍隊，不能深體中央這種寬大的苦心，反而養成了忽視功令的惡習，所以有好多部分，畏敵的心理，甚於畏令，結果是一遇敵人，就要敗退，便不能收拾；戰爭勝敗，完全與士氣好壞有關，非賞罰嚴明，便不足以再振士氣，士氣不振，當然是不能挽回戰局。

四，關於戰略上的錯誤：這次在北戰場上我們所採的戰略，始終是橫的，是平行綫的，因為敵人所採的或是中央突破，或是一點突破，都足以牽動我們的全局。假使我們能夠採用一個『字形的戰略，或者是夾擊，或者是截擊，敵人必不敢這樣長驅直入。在

一貫的橫的戰略，已經是錯誤了，而好多部分，又都把戰鬥力量低劣的隊伍，放在第一綫，把戰鬥力量較強的隊伍，放在第二綫，或者是後方，結果第一綫上敗退下來，第二綫就受了擾亂，北戰場地形是這樣的廣闊，又加上沒有嚴格訓練的軍隊，使用這種戰略，應該是一件最危險的事情。

二、怎樣發動豫北的民衆

北戰場上軍民未能充分發動合作的效能，這是一個不容深諱的事實。在全面戰和持久戰的原則之下，發動民衆和動員軍隊，應該是同樣的重要。進一步說，發動民衆，比動員軍隊，或是更加重要一些。河北現已多半是掠入敵手，豫北二十九縣的土地，此刻已經成了北戰場上的前綫，北戰場將來的開展如何，除了軍事配備以外，豫北民衆發動到如何程度，頗有相當的關係。所以怎樣發動豫北的民衆，實在是北戰場當前一個急切的工作。

記者雖然不敢確定豫北民衆整個的情形，但就親到幾個鄉村實地的考查，感覺一般民衆的生活是過於貧苦，就文化的水準來說，更是低落得可憐：他們知道日寇漸漸的打到了他們的頭上，他們也知道日寇是怎樣的令人憤恨了，然而還不能確定了一個認識，還不能確定了一個具體報復的方法。貼標語他們不懂，而況連標語也沒有貼呢！由這可以知道不但對於民衆的組織，是過於忽略，就是宣傳的工作，也同樣沒有。這個責任，

政府應該負，一般知識份子也應該負，民衆實在是沒有一點罪過。

有幾個地方，就形式說，似乎是一點團結，黃槍會，紅槍會，黑槍會，有好多的不同的名稱出現了。然而實際的分析一下：（一）一部是屬於單純狹義的自衛，這種狹義自衛的結果，有時可以爲敵人的打擊，有時也能給我軍以不利。（二）一部分是屬於流氓的把持，這種屬於流氓把持的武力，多半魚肉善良的鄉民，完全爲個人一種自私的工具，不但無益，而且有害，（三）一部是屬於較有作用的組織，這種組織，有的是確爲抗敵，有的爲擴充個人的勢力，因此又常有互相傾壓併吞等不幸事件的發生。

現在，在新鄉已經成立了一個豫北民衆動員委員會，在這個委員會裏，除了規定「豫北各縣戰時壯丁組織與訓練辦法」，還有一個「豫北各縣一般民衆組織方案」。凡豫北民衆年在十二歲以上，五十歲以下除已參加他種武裝組織外，都要參加這一個組織。組織的原則，縱的利用區保的系統，橫的按以職業來分類，計有文化，商民，工人，婦女，兒童幾個大隊；區爲大隊長，聯保爲中隊長，保爲分隊長，分隊以下，又分若干組。訓練主旨，喚醒民衆服從命令，堅決抗日，並授以戰時警衛，偵探，防空，遊擊，交通，工事，運輸，通訊，救護，慰勞等各種常識。這個方案，據一個負責人告訴我，正在籌備進行，不過幹訓的人員太少，這是進行的一個難題。

就記者個人的觀察，這一個方案是相當的詳密；然必須趕速的推行，幹訓人員的問題，尤應特別設法，不然，這一個方案不能推行，恐怕敵人的鐵蹄已踏進了我們的豫北題

。各種槍會的組織，應該趕速拿出一個整個推動辦法，統一組織，統一意識，統一一切的動作，萬不容任其這樣自由的發展，讓各個單位，都起着不正當的磨擦。進一步說，如果我們的組織不能嚴密，難免不予漢奸以可乘的機會，結果或者反為敵人利用的工具。這一點，不容我們不格外的注意。

三、難民傷兵救濟的問題

冀南豫北一帶民衆的生活，平常已經是相當的貧苦，這一次抗戰，區域擴展這樣的廣大，不知有多少平常可以勉強生活的貧苦人們，現在却都變為難民了。在平漢北段的車上，以及許昌以北各站，到處都有大批的難民在堆積着。在全面抗戰的分量上說，似乎是一個不甚重要的問題，實際呢，這一個問題，還是不容我們的忽略。

在新鄉，我曾請到了四個鄉村的民衆，開了一個簡單的座談會。第一個似乎有點商人的氣味，他首先說：「就新鄉縣來說，棉花是一種重要的出產，約計今年應收六百萬斤以上，然而因為戰爭的關係，各銀行早就撤了，既不能押出款來，因為軍運的繁忙，個人想要運輸出境，更是不可能的事情，結果是大家有貨賣不出錢，平時本可以勉強生活的人們，現在也沒有法子生活了，不要說直接到砲火的地方，就是火綫以後地方的民衆一樣也成了問題」。

第二個是一個五十幾歲的農民，他說：「敵人來了，姦淫擄掠，老百姓是不能生活

，如果要命，只有逃跑這一條路了。然而，誰有餘錢，好容易逃出了，以後的生活又沒有辦法，討飯，這年頭是不容易，當匪，我們又不敢，也不肯，最後，只有等着餓死了，沒有法子，逃出去又逃回來。」

第三個較比年輕一些，他說：「以我想：只有兩個辦法，一個辦法是：買幾角錢的安眠藥片吃下去，一切都解決了。另一個辦法是：用一枝手槍，把老婆孩子都打死，然後自己跑到前綫去殺死幾個敵人。」第個個是一位帶有幾分癆病的瘦子，他很興奮的說：「我同意這位老鄉的辦法，是他第二個辦法，但是那有錢去買槍，就使有錢又上那裏去買呢？」

一般民衆不是不知道應該去打敵人，但是本身生活的問題，眼前就不能解決，這真是一個更嚴重的問題。他們由河北跑到河南，由河南再跑到其他各處，雖然有幾個地方，設有難民收容所，事實上還是不夠用的。

談到傷兵，也是北戰場上的一個重要問題，自己担架太多，又沒有多少人來參加救護，無論是大小接觸，本可以不死的傷兵，不知有多少因為沒有担架救護而犧牲了。這不但是一個重大的損失，同時還給予未死的兵士一個不良的印象。幸而安全退下來的傷兵，本軍既然缺少醫藥上的設備，醫院方面又不能盡量收留，因為天氣的關係，不但衣宿無法滿意，連換藥的綑帶都不夠使用，至於惹事生非擾亂秩序的情事，更是隨時發生。

記者以爲對於北戰場上的難民傷兵，應該擬定一個最低限度救濟的辦法，不能眼看着這些缺陷而不來補救，直接與抗戰似沒着多大關係，間接的影響恐怕是沒有法子能夠估計。

四，關於五十三軍的種種

在一般人一提到北戰場的失利，立刻就會聯想到五十三軍，有的說他們是不戰而退，有的說他們是全團投降，更有說萬福麟已被槍斃，真是傳說紛紛，莫衷一是。

在北戰場的前方，一天早晨，我同着捕蕩報記者劉君斯達，武漢日報記者韓君清濤，步行到一個僻陋的鄉村，在一間狹隘民房，訪晤萬福麟氏，當我們圍繞着一張破桌子坐下以後，我們開始談話了：

「這一次軍長該極外的辛苦了！」我說。

「沒有什麼」。他輕輕的一笑。

「外邊所傳五十三軍種種的消息，軍長想知道了，對於這究作如何感想？」我很直率的這樣問。

「是的，我已經知道了，我覺得一般人應該有這樣的誤會；不過，誤會也只是誤會罷了，事實總會有事實的證明。所以我並沒有什麼感想。至於五十三軍經過的事實，我願意介紹×參謀，他是參謀本部派來的，在我們從保定移駐到永清固安，一直到現在，

他都在五十三軍裏邊，請X參謀和你們談談好了」。他指着坐在旁邊的一位軍官對我們說。

X參謀是一個瘦長的個子，經萬氏給我們介紹了以後，他微笑着站起身來，給我們每個人掏出了一張名片。他是山西人，在名片的頭銜上，知道他在軍界的資格已經是很老了。

「兄弟從九月初幾就被派在五十三軍，直到現在，沒有離開過一步，關於五十三軍的情形，大概還相當的清楚。不過說來太長了，我簡略的在這裏爲諸位解釋幾點：（一）五十三軍在永清固安，不但抵抗，且有相當的犧牲，不過兵力單弱，敵人以大部隊分頭攻來，無論如何，是支持不住，所以還不免敗退下來。（二）由任邱撤退，幾次變易防區，完全是依照直屬長官部的命令，而且是一面戰，一面退，在退的時候，敵人已經分批進到五十三軍的前邊，所以才到處被圍。（三）敵人一面用飛機散放傳單，婉勸萬軍長率部投降，一面給大批偽軍改佩五十三軍臂章，進攻平漢綫的正面，我軍見到他們的臂章，又聽到東北口音，所以都認爲是五十三軍的投降，這顯然是我們中了敵人的奸計。這些事情，最近已經有報告，各長官部現已全部明顯。」X參謀這樣溫和清晰的解釋着。

由劉君，韓君，另外又談到整個的戰局，由國內談到了國外，最後又談了很多關於東北義勇軍的問題。時間已經很久，於是我們告辭了。

到平漢前線

——情夢——

十二月十一日上午，鄭州市空發現敵機一架，沒有警報，市民以為是自己的飛機，齊把頭仰向天空瞻望，後來敵機擲下傳單兩種：有一種是白色的偽「石門日報號外」，說南京已於十日失守了；其實我們守城的英勇部隊，十二日夜才奉命忍痛退出，敵方本善造謠，這也不足怪。一種是綠色紙的「告中國士兵書」，侮辱我全國軍人的人格，達於極點。這兩種傳單，皆落在鄭州郊野，很少人看見，於是漢奸說敵機散發的傳單，是通知市民趕快遷居，敵機要在三日內來鄭州大肆轟炸。十二日清早，市民果紛紛跑到郊外荒地；而日大同路德化街一帶商店，從早起就開門，任夥友去躲避敵機把一個熱鬧繁華的鄭州，弄得頓時淒涼起來；走在行人稀疏的街上，會使人感到心悸。幸而第二天警備當局不准店舖閉門，勸導婦孺早避，才算把秩序恢復。可是鄭州居民，靜態度已被打破。記者就於此時搭車北上，車中軍人及公務員外，其餘是逃出外來又逃回去的百姓，有的回新鄉，有的回衛輝，有的要繞道回到石家莊與保定，回新鄉回衛輝固可；祇是既逃在中國土地上的石家莊與保定人，又要冒着危險回去做敵人的俘虜則不可。我以為；把一個住在後方已有相當時期的人，讓他仍回到敵人陣營裏去，若敵人壓迫他供述我後方的情形，這不是給敵人送一個間諜過去，這都是應該注意的很嚴重的問題。據從安

陽城出來的一個壯年人說，敵人在安陽以北一帶，見智識份子公務員，一律慘殺，看到磅上有刺花的，也立時刺死，認爲磅上刺花，是反日最激烈的份子，對於婦女，更不放鬆，被敵奸淫的女子，比被敵殺的民衆被多上幾倍。可是敵兵異常恐慌，有次敵兵在紙上畫一圓圈，中間塗一點，又用手拍拍屁股，我民衆不懂他的意思，旁邊會說中國話的日本人，就解釋說：「圓圈是你們中國游擊和正規部隊，中間一點是日本軍，現在日本軍被你們中國部隊緊緊圍了着，拍拍屁股，就是說，沒有後路不能回家了。如今我們還沒有完成包圍殲滅的計劃，敵已如此恐慌，可見敵軍胆小毫無勇氣。」

這麼談着，車已抵新鄉，下車時在黑夜，進一客棧休息，第二天看見新鄉街市平和的景象，很出乎意料之外，完全不像是一個鄰近前方的城市。店舖照常營業，婦孺很多，軍人不容易在街上看到，物價也不高。新鄉仍然可以保持平時狀態的原因，第一是近來平漢戰事沉寂，第二是敵機尚未光顧，第三得虧地方當局的調整，把各種雜亂的現象用從根本上解決的方法清理，在新鄉看不到傷兵，看不到游勇，看不到難民，祇見各部門的老百姓仍然心安理得的執行他們原來的業務，誰也沒有給一百餘里以外的敵軍威脅手忙腳亂。

新鄉最近破獲一個組織很大的漢奸團體，已槍決漢奸五人，這五人都是地方上有資財有地位的士紳，據說他們做漢奸的酬報，是敵機不要來新鄉轟炸，燬及他們在新鄉的房屋，爲了自己幾間瓦房的安全，竟至出賣整個民族的生命，結果自己性命毀滅了，房

產也被封了。這案子還有十餘人在偵訊中，未曾了結。

從鄭州到新鄉，一百八十華里，車行四小時。

誓劃——

八路軍晉北血戰紀

我們廣大的部隊，控制着晉北整個的戰局。不論崇山峻嶺，廣漠原野，以及大大小小的城鎮與村落，都有我們的隊伍像生龍活虎般的流動着，使得敵人找不到一個安定的駐地。

「日本並不是一個如何可怕的魔鬼，」我們的總司令早已這樣告訴我們。現在根據我們和敵人接戰了幾百次的經驗，證明這句話是完全不錯的。日本鬼子作戰技術的拙劣，勇氣的缺乏，真是出乎我們意料之外，不但不「可怕」，簡直還是「可笑」的，只要我們和它有白刃相接的機會，它們往往是經不起一殺的。這用什麼事實證明呢？看！有着我們大大小小四五十個勝仗啊！

我們因此愈殺愈興奮。這許多年來對殘暴的日本鬼子所蘊蓄着的滿腔憤恨，在這一次一次的勝利中，得到了逐漸發洩的機會。可是這點勝利我們是並不以為滿足的，我們的積憤也不會完全消散的，非把日本鬼子完全驅出中國的國境，我們殺敵的任務便一刻不能放鬆。

這半月來，我們和敵人是整天整夜的鏖戰着，十一月四日那天，敵人自名為最精銳

的川岸師團約一個旅團，人數九千餘，大砲十餘門，由沾尙鎮西進，它想和正太綫的敵軍配合，齊頭犯榆次。那時，我××師×旅剛在馬道嶺獲得勝利後，移駐於沾松綫之某處蔭蔽待機，該死的川岸師團，竟是那麼毫無顧忌的向這方面來了，那末，不客氣，×旅馬上由土岔村衝出，予敵以猛烈的側擊，在大刀和手榴彈的肉搏中，立刻把敵人截做兩段，一部向沾尙鎮後退，一小部據守於堅固的房屋內頑抗，其中段一大部，則被我完全殲滅，計敵人死傷千餘，生俘二十餘，繳獲戰馬五百餘匹，步機槍及其他軍用品不計其數。這樣，據守于廣陽之敵，因後路被我截斷，已經陷于孤立，復加我軍澈夜襲擾更爲恐慌，而我軍始終以小部與其保持接觸，遲阻其西進，以便我各友軍部隊的行動。敵據守村落之百餘人，五日晚被我乘夜強襲，結果全部擊散，死五十餘人。

敵人經過這次打擊，五六兩日，均不敢出動。七日由沾尙松塔大道西進之敵，又被我××師中途側襲，敵以先頭部隊損失大半，恐懼萬分，所以一遭襲擊，便四散逃竄，這一役，斃敵約三百人，獲騾馬五百餘匹，彈藥資材又是數不清楚，而我們勇敢的戰鬥員，也傷亡了百餘。同日晚上，我軍兩部會合，與敵繼續作戰，反復肉搏，直到次日晚上，敵始向西北移動。九日，它的後尾部隊到達松塔鎮，因爲屢次慘敗之故，便老羞成怒，竟在松塔鎮大肆屠殺民衆，焚燒房屋，以洩其憤，好在我軍尾追部隊趕到，敵人殘殺之慾，因此不得滿足，便倉皇的向東逃去了。

這六晝夜鏖戰的結果，使川岸師團始終遲滯於沾尙松塔之綫，它繞道西進的企圖，

被我完全擊破，因此我各友軍部隊得有自由轉移之便。此役敵傷亡總數將近二千，被我繳獲及傷亡之戰馬七八百匹，資材損失尤其不能統計。

可是敵人這樣損失，還並不算大，當十一月三日，在正太路的敵人輜重隊一大隊，正由陽泉站西行，被我在該路北之某支隊截擊，僅半小時，將其掩護隊全部擊退，繳獲騾馬大車二百餘輛，滿滿的載着糧食和軍用品，十三日該支隊又襲擊敵人運輸隊，繳獲汽車二輛，輕機關槍一挺，步馬槍二十一支。以上許多戰利品，祇是我方十個戰鬥員的犧牲代價。

最足令人髮指的，是敵人的燒殺擄掠，強姦婦女，兇惡殘暴，真是到了極點。十一月三日我×旅在×縣境渡過滹沱河，剛好那裏的敵人正在搶劫民財，焚燒民房，我軍一見，冒火衝去，與敵激戰四小時，斬獲數十人，後以敵人增援，故不能將敵全部消滅，這是一件憾事，可是一般民衆，已經喜躍萬狀，他們的生命財物之大部，因此得能幸慶保存。同時在陽明堡之敵二百餘，也于是日過河，見人就殺，遇屋便燒，我×旅之另一部得訊，立刻趕往搶救，在代縣南之中解口與敵激戰，數小時後，敵全部潰退，我傷亡三十餘人，敵則遺屍百餘，短步槍二十四支，並且經這兩嚴重的打擊以後，截至現在半個月，敵人再也不敢東渡搶劫了。這也是我軍給它的一個教訓啊！

在忻口北之衛村，有敵百餘人盤據，七日晚遭我×旅襲擊，全數潰退，繳獲輕機關二挺。我另一部則于八日拂曉攻佔南懷花陣地，守敵一連被我全部消滅，繳獲步槍七十

餘支，輕重機關槍三挺。這也是令人痛快的一幕。

在平魯左雲間之威遠堡，六日被我×支隊收復，繳獲軍用品頗多。該支隊另一部則向大同逼近。十一日在馬邑的敵兵約一營之衆，由無恥漢奸引過，向該縣北之馬跳莊我駐軍進犯戰三小時，被我擊潰，繳獲迫擊砲一門，炮彈數十發，輕機槍一挺，步槍數支，斃敵數十人，我亦傷亡二十餘。在岱岳方面，敵人也有所謂「游擊隊」，人數約一排，十一日被我偵察隊襲擊，全數潰散！我獲機槍一挺，步槍二支，斃敵五名。十四日該隊又以一個連襲擊祁高山附近敵之運輸隊，毀敵汽車八輛，敵傷亡五十餘人。這是我英勇戰鬥員十餘人的犧牲代價。十五日我另一支隊勇猛襲入陽原城，斃敵數十人，武器糧食繳獲甚多，殘敵向天鎮方面退去。

十二日晚我某旅襲佔班村，消滅敵人十餘，繳獲步槍三支，同晚原平鎮亦被我收復，敵向某縣方面退去。我襲擊雁門關南北大道的部隊，每天與敵有接觸，反復衝殺，互有傷亡，十四日晨在太和峒口敵之南開汽車被我襲擊，毀十餘輛。十五日敵以一連增援班村，被我擊潰繳獲鋼砲一門，子彈砲彈各一部，還有軍用地圖多種，收音機一架，又有不少的食品。又同日敵汽車百餘輛，滿載步兵，由廣武南開，在雁門關附近被我襲擊，敵下車登山，配合守備隊，以圖頑抗，激戰三小時，毀敵汽車三四十輛，敵傷亡甚重。同日醇縣北有敵裝甲汽車十八輛，騎兵百餘人，被我×部配合義勇軍，將其擊潰，敵傷亡十餘人，殘部退回醇縣。又同日我另一部配合義勇軍，夜襲平地泉，將守敵六七十

人擊潰，繳槍三支，彈萬發，斃敵數人，又同日黃昏時，我另一部在白水村襲擊敵增援之汽車十餘輛，繳獲敵子彈炸彈砲彈計百餘箱，毒瓦斯五箱，殘敵狼狽潰退，我亦死傷十餘人。

沾尚之敵，十三日又西進，其中一部被我X師之一營襲擊，敵倉忙應戰。死傷甚多，我獲步槍五支，十四日敵之輜重隊一聯隊，由沾尚西行，又被該營猛襲，繳獲騾馬數十匹，步槍三支食品尤多，敵傷亡數十人。十五日敵騎兵偵察部隊百餘人，被我留東治頭之X營擊潰，繳槍八支，馬四匹，斃敵十餘。又十日晚十二時，我另一部夜襲贊皇，當將縣城佔領，守敵狼狽向東竄逃。敵在贊皇時曾大肆燒殺，民房幾被全燬，民衆數百人遭殘殺爲狀至慘。

我東進挺進支隊，於十日晚襲擊滿城，守敵百餘人，據城頑抗，激戰三小時，卒被我部強攻入城，敵死傷三十餘人，餘均逃散。繳獲步槍十餘支，糧食軍用品甚多，我亦死亡二十餘。該挺進隊之另一部於十一日夜襲平漢綫上之于家莊車站，二十多個守站之敵兵，都在我手榴彈的猛烈炸擊中斃命。我遂將車站附近之鐵道破壞，以斷敵之增援。又我東進挺進支隊一部，于佔領紫荆關後，十四日晚又夜襲易縣，守敵三百餘人，據城頑抗，我部奮勇強襲，傷亡四十餘名，城尚未下，但城內之敵，顯已恐慌萬狀，我部遂暫行停攻，施行監視與圍困，一面急謀繼續攻取之策，十五日晚視敵益加恐慌，有圖脫逃模樣，我部乃乘機強襲，於十八日拂曉攻佔縣城，是日斃敵四十餘，繳獲步槍十餘

支，殘敵向涞水徐水方面散退，遺下軍用食品頗多。

以上是我軍半月來和敵人作戰的經過，可是爲了篇幅關係，所說的祇是軍事方面的概略，而沒有述及我軍的政治的配合是不行，沒有民衆的實際幫助，更是不能獲得勝利；這是三位一體，缺一不可的。在上述的許多勝仗中，得力於民衆武力援助的地方實在很多，不過無暇敘述吧了。這裏必須講一講的，是日寇在晉北的殘暴行爲，及其對民衆的惡毒政策。

日寇在爲滅亡中國，鎮壓中國人民的反抗，有兩種慣技是其所常用的，其一是在被佔區域內利用漢奸流氓，組織所謂維持會治安會，或自治政府之類的傀儡政權，以圖統治中國人民。這種組織，在晉北的敵人也在積極的進行，如井陘，娘子，平定，等處，崞縣，代縣以至大同一帶，都會一度出現過或至今還存在着。晉北自治政府最高負責的人，聽說叫夏怡。他頒發佈告，徵收稅，佈告的大意稱：「除煤炭烟酒稅另行規定外，其餘一律照舊，必要時，某種稅收亦當增加二成，關於礦業權或與此類似的權利，應於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由本人攜帶證據到自治政府登記，過期不到，即取消其權利。」同時收買土匪，組織偽軍，這種活動，在河北境內最爲厲害。其二，是燒殺擄掠，使中國民衆屈服在它的暴力下不敢反抗。敵在忻縣，崞縣，代縣，繁峙至靈邱，廣靈，蔚縣道上的一帶村鎮中，都會大肆屠殺，房屋全被燒去，民衆慘死不下萬人，沿正太路綫也在不斷焚燒中，羣衆遭其毒手的達數千人之多；其最慘烈的，要算在松塔鎮，除了

民房全被燒燬外。敵人還用一種惡毒計謀，欺騙與引誘當地民衆回家，召集開會，等到民衆齊集的時候，它便舉行集團屠殺，到會的男女老幼三四百人，一無倖免，這是多麼慘毒的事啊！又太谷附近的村落，也全給日寇燒光了，被殺民衆屍體遍地，未及逃出的婦女，不被輪姦至死，便被大批捉捕向北運去。如有青年壯丁兩人以上私語同行，敵人一見就要槍殺。我們不願做亡國奴的中華兒女，對於日寇這種殘酷行爲，難道還能忍受嗎？

——緝之——

陷後磁縣

磁縣居彰德之北，扼平漢綫之要衝，爲軍事必爭之地。自十月十四日，我軍在沙河一帶與敵激戰時，磁縣民衆多紛紛逃避，迨至十九日，我軍爲戰略關係，退守漳河南岸之綫，磁城遂淪陷敵手，但敵軍一到，即施行殘殺，奸淫，擄搶，無所不用其極，進城後第三天，即挨戶搜查，如遇有身着制服及查出藏有學校教科書者，一律予以槍決，因斯項被殺者，約在二百人以上，聞城內有名楊老石者年已六十餘，家有二幼女，未及逃出，及敵軍搜其家時，老石招待甚恭，並親自到街，買肉打酒，供其飲食，及至購歸物來，卒見敵軍二名，強奸其二女，老石目視此情，當時昏倒氣絕，諸如此例，不勝枚舉。又敵軍每到一地，必派兵盡量搶劫民間糧食，牛羊騾馬，鷄豬等物，除供其當地駐軍糧食外，其餘大部以火車運到後方應用，故今日的磁縣境內，已成「室如懸磬，野無青

草」之苦狀矣。

游擊隊抗敵成績

磁縣民衆武力，自敵軍迫近邯鄲之際，各鄉壯丁荷槍集結於彭城鎮（磁城西四十里）者，不下三千人，其時適保定行營民訓處張蔭梧處長，亦率部到達該地，遂將此三千人，編爲河北第十四游擊支隊，並委派薛兆祥。田裕民。吳建東等，分別統率，領導殺敵，不斷派出精悍戰士，向鐵道附近游擊，威脅敵軍。十月三十一日，我游擊隊挑選槍兵一百八十餘名，夜襲磁站附近之北來村，投擲手榴彈四十餘枚，相持二小時後退去，我略有損失，翌日據當地民衆云：當時曾毀敵裝甲車五輛，傷亡十餘名。又本月三日午後五時，吳建東率隊兵三百餘名，攻光祿站，激戰一小時，敵遺屍六具，退入工事裏躲避，頑強抵抗，我以孤軍出擊，未便久持，遂割斷電綫，炸毀鐵道，並奪獲步馬槍八支始去。比來我中央軍由安陽滹河反攻得手，某軍長親率大軍進展神速，前鋒已進迫邯鄲，連日均有激戰斬獲極夥。昨（十三）日我游擊隊奉某軍長手令，共挑選戰士五百名，分途攻擊馬頭及光祿兩站，是役我士氣極旺，返復衝鋒數次，斃敵數十人，奪獲長短槍二十餘支及高射機關槍三挺（該機槍已擬呈繳某軍部使用），我較前兩次傷亡爲大。刻該縣游擊隊已與某軍部打成一片，配合作戰，頃又奉新的任務，向邯鄲境內搜索前進矣。

抗日縣府成立經過

值茲全民抗戰劇烈之際，河北各縣次第淪陷，惟彈丸之地的磁縣，能在暴風雨中成

立了抗日的縣政府，不僅爲可歌可泣，簡直成了河北省的空前壯舉，原來磁縣前任縣長杜某，自沙河發生激戰時，即相率逃走，直到十月二十八日本縣游擊隊肅清磁西殘敵及漢奸後，即召集各鄉父老三百餘人，在彭城開會，研究如何動員全縣民衆抗日及如何安定地方等問題，結果公推田裕民暫行代理磁縣縣長，辦理一切，田縣長已于本月二日在彭城設立磁縣政府辦公處，除呈報外，並積極推行下列各點：（甲）組織民衆，現各鄉已紛紛成立民衆抗日會，失業工人抗日救國會等。（乙）武裝民衆，各鄉已成立抗日義勇隊，合計人槍六百，其餘仍陸續擴大中。（丙）救濟難民，現已成立難民收容所數處，收容七百餘人。（丁）肅清漢奸，已開始清查戶口，並在交通要道設立盤查哨。（戊）協助抗日部隊，幫助催僱夫役，運輸給養及偵探敵情等。（己）厲行堅壁清野，已派宣傳隊到沿鐵道附近四十里以內各村莊，採取說服方式，務使村民自動將糧食及農業產品，搬到山裏收藏。（庚）減輕人民負擔，除保留田賦，烟酒。屠宰稅收以作抗日經費外，其餘苛捐雜稅，一律廢除，縣府辦公人員一概義務職。

太行區域地勢重要

太行區（包括晉東冀南三省邊區）在當前保衛華北抗戰軍事上，有不可磨滅的價值，因爲這個區域，山脈縱橫，蜿蜒，連亘數千里，按軍事上說：這裏進可攻，退可守，確是發動游擊戰爭最好的根據地，若能利用這一帶地形與地物，預先加以充實，一面隨時派出精銳部隊，乘虛攻擊平漢綫敵軍據點要地，一面組織大規模游擊隊，截斷其交通

，使之首尾不能相顧。倘敵以主力來撲，我儘可選擇險要地區，佈置陣地以待，使敵人飛機大砲坦克車無所施其能，然後可相機出擊，此乃以弱抗強，以柔勝剛之萬全之策。此間負責當局茲爲鞏固太行游擊區，爭取民族抗戰最後勝利計，已呼籲我中央當局，迅速下列三個辦法：（甲）太行區地域遼闊，配備少數兵力，不易收效，應立即速實指定若干部隊，專門担负太行區游擊任務，並盡力領導及扶助民衆抗日武力之發展。（乙）太行區地瘠民貧，糧食缺乏，應立即準備大批糧秣及食鹽運到山內別藏，以供戰時之需。（丙）冀南豫北晉東各縣長，大多紛紛逃走，以致各地民間蘊藏抗日武力，不能動員，應立即選派一批具有豐富軍政知識，並對於殺敵兼具極大決心之優秀份子，派往行縣，組織並訓練民衆，從事於漢奸之肅清，配合大軍作戰，使陣地戰與游擊戰相輔進行，以收軍民聯合抗日之效云。

湯 陰 行

一 淚乾了

來新鄉遇都要到前方去的幾位朋友，是一件快樂的事情，新鄉各棧老板裂着嘴告訴大家，幾年來沒有這幾天的好生意。我們一行四人走到車站，站台上擠滿了來去的老幼男女，跟一些趕路的士兵，我們踏過人堆，渡過崗位，打聽五十二次的車何時開行，

據說已過了黃河南岸，大家蹲在人羣裏等車，夜色蒼茫，遠處不辨人面，只聞一片錯雜人聲而已。

爲了衝破候車的無聊，向幾位南去的旅客談談，他們淚話了葉陷城故事，他們是頭五天由磁縣城逃了出來，在××遊擊隊的保護之下，繞道彭城，冷水鎮，以達陽陰，沿鐵道南下。

自從十月十五日我軍在沙河一帶與敵發生激戰，磁縣已在風雨飄搖之中，十七日夜北城外突開砲聲槍聲密集，敵軍已入城垣，嚴禁居民出入，肆意搶掠，三日，敵軍又復沿巷挨戶搜查，有一紳士楊姓，綽號老實，應門兢兢招待，倭敵需索酒食，楊老實提壺門購辦，迨其歸返家門，聞室內慘呼「救命聲，則其溺愛之二女，正爲倭寇狂施強出暴，楊老實睹狀，驚憤暈絕，二十日後，敵復派兵分赴四鄉搜集民間囤糧，牲畜等，除供應彼駐軍日常費外，另用火車，汽車運回後方，以枯絕居民之生路。不過彼等在四鄉非人道之姦淫行爲，亦復遭受若干摧毀。蓋自我軍撤退漳河以南，倭敵肆無忌憚，常三五人即闖入村鎮，而將各人負荷之步槍，背繫於一頭搶來之小毛驢背上，拴驢樹椿，即入戶搜尋婦女，各村之富有者，早已十室九空，而一般貧困不能逃亡之婦女：則悉罹慘禍。(般農民，目擊其妻女，橫被摧殘，莫不目眦欲裂，乘間即以閤棍或菜刀將倭寇殺死，敵軍本部往往日暮不見人歸，始發覺上述事件，而少數敵人遂不敢任意作歹，不過等彼獸性難移，仍將一批一批婦女曳歸營部，逞其獸慾。說者旁指一五十餘歲之婦女，謂

其女兒被倭寇姦後，即以剃刀自戕，創淺不能死，而鄉間又無良醫，輾轉三日始死。大家正聽得熱鬧，嗚嗚號聲，火車到了，大家想搶着上車，誰知是兵車，一個一個服裝緊緊的川中健兒，跳下火車，軍隊軍隊從我們面前走過，一個小孩子喊着：「中國兵打死日本鬼，我們回家好過年。」一些中年婦女，瞪着她們已乾的淚眼，呆呆望着。

二 戰地夜色

大家等了一夜車，沒有等來，天又下起雨來了，雨彷彿今年偏偏與北戰場作對，河南從去年五月起旱了一年，今年豫北却鬧火災。十七日上午九點上的火車，這一條長的鐵蟲走走停停，十個鐘頭才把我們拖到我們的目的地，我們在站揚旗外下了車，夜雨泥濘的行路，被遠遠一聲「站住」止住了腳，在一個黯澹燈光的××地方，會見××指揮長官。

我們的陣地，離安陽縣城有×里，××地方築有××長壕工事，差不多一星期敵人沒有動作，大名攻陷以後，開敵人未渡衛河，左翼×軍×部，在十五日夜轟擊了敵人邯鄲的飛機場，炸燬了六架飛機。英勇的兵員傷亡百餘，值得我們特別記載的。

細雨迷濛的黑夜，看不清兵力的空疏或稠密，這個烽火平原，黑來却沉靜得這樣，只有「虎虎」的風聲，和遠處細碎的光閃。岳飛將軍，湯陰縣是他的故里，在這個爭民族生存危急戰爭之秋。前方執銳中華男兒，應當永久的紀念與我們這位氣壯河山的，先人，應當記取「寶刀歌」「滿江紅詞」熱血長噴，來樹立太行山側的衛國長城！

三 一個消息

豫北這個戰區，現在包括了二十五縣，迂曲之黃河北岸北原，在過去人類鬥爭史上，已記載了若干烽火。而這個太行山脈，巍峨地形，尤孕育了不少的精悍國士。岳飛將軍即利用這個地形，這一些牛皋，湯懷，王貴精悍國士，來作他的幹部，製成一個鐵血的岳家軍，展開了民族抗戰的偉績。

倭寇自占領安陽，四出掠搶，天主堂之童貞女亦被裝載而去。

不能遷移之安陽民衆，實在受不了這類獸行，已有了岳家軍類似的組織，領導者爲當地有身家之富紳，家人父子，都抱起槍桿，他們此類岳家軍陣容，有小學教師，大學學生，農民，商人，他們沒有什麼名義，只是一種神聖急不暇擇的自衛抗戰，孫青元，何幼穉幾個，領導的村鎮，殲滅了不少的狂寇，記者在×軍中曾見到他們要求我先頭部隊的聯繫與援助，這是一個消息，這不是一個平凡消息，這個消息是指出了今後北戰場上與敵磨戰過程中一個新生命。豫北民衆的遊擊戰爭，開始向敵人周旋。太行山天險給予他們不少便利，西接臨汾，北上馬嶺關與靈邱，渾源，曲陽一帶的游擊部隊遙遙相應，橫空正太鐵路的左右，牽制平漢，同蒲鐵路敵軍，最近寇軍土肥原部進駐磁縣一帶橫道，西迫敵軍，往往被我游擊部隊包圍。

不過太行山區，地瘠民貧，戰亂時期，農民多不能安然從事生產，大批武裝民衆的給養極成問題，因此豫省之整個政治經濟必須迅速有一個革新企圖，以接應豫北。

火線上的濟南

——列島——

一月來暫時安靜的局面過去了，津浦正面大體上沉寂着，僅有小接觸，於是濟南又漸漸地恢復了緊張下的繁榮，每個人都焦急着西戰綫上的戰況，X路軍首開勝利，使人一則以喜，歸綏太原的陷落使人一則以懼，待到西戰綫上失利的消息傳來之後，濟南便又顯得緊張起來了。

十一月十一日，傳敵北平司令香月清司到德州視察，後一日，我方某高級將領亦赴前方閱軍，於是津浦軍事序幕，從此揭開，敵軍十三日發動正面守右翼攻的戰略，由東分襲鹽山，寧津，控制樂陵，然後分一部隊竄擾德平，並開始由渾雲港外之日海飛機由日照上空入魯，經泰安到濟，大舉轟炸黃河各口，防止我們的援軍北上。迨樂陵棄守之後，商河臨邑遂於十四日告急，我軍亦開始反攻，正面我軍之兩翼直撲平原。這時濟南的空氣已經見得出緊張來，尤其是飛機以四十架之多，分批轟炸濟南附近二百里之上游各渡口，常轟炸各口黃河鐵橋時，在市內可以清清楚楚地聽到，十四日的局面更有急轉，敵軍已越臨邑商河通至我右翼之徒駭河岸的夏口與魏家集。這時，在我們右翼發生了一個極大的混亂，我軍堅守駭河岸，防止敵軍南下，樂陵背後之我軍亦在河北與敵遭遇，肉搏苦鬥十分激烈。

一連三日的空襲，每日上午九時必定開始，直到三四點鐘才能解除，市商便顯得有些慌亂，在東關已經可聽到清晰的炮聲，加以空襲的日機有一架竄入市空盤旋偵察，市內高射炮及機關槍射擊聲音不絕於耳，而且市內謠譏繁興，這個說如此，那個說如彼，濟南市民的一般知識水準較低，於是人心就惶惶起來了。

這種現象到十五日下午特別顯然，警報開始之後，軍運汽車因為道路空曠可以速開，在急急馳過之後，更易於使人心動搖，黃昏時，敵軍忽有一部竄到洛口鐵橋北一里餘的鵲山頭，用砲掩護敵軍攻擊鐵橋，這時我軍已大部撤退南岸佈防完成，敵軍也企圖登橋，我軍爲固守待機反攻，所以在五點鐘的時候自動炸橋，轟然三聲巨響，震動了整個濟市，一般民衆紛紛捲起行裝車到車站去，覓車南下。街上滿是載着行李的車和人，匆匆的在路上走着。路上有汽車，有馬車，有洋車，還有十八世紀的單輪車，途上除了市內的平民以外，還有從洛口逃開的難民，以及在調動中的軍人。

晚上十點鐘，記者到津浦車站去，從站前到站內，佈滿了是人和行李，月台上幾使人難於活動，三〇五次車站到站台旁，每節車都擠滿了人，行李和人擠到一起，沒有一個車長可以開得開，人都是從車窗向裏塞，裏面呢？却已成了沙丁魚罐頭，車頂上全是人，津浦路局爲了排洩這一些「難民」，臨時加掛一列車，直到十一點後才把三〇五次車開出，臨時加車還要等到十二點之後方能開出。車站上還有成千的人在風中候車。

情形雖然被造得那樣緊張，實際並不如此，深夜以後在五點鐘的時候，從洛口又傳

來一聲炸鐵橋的巨響，破開夜之沉寂，算是給十五日留下一個尾聲。

今天早晨天氣陰沉沉的，遠處砲聲雖仍可聞，然而情況已經不那樣緊張了。街上大商店家家深閉着門，路上仍舊有軍運的汽車和背着行裝的「難民」，按照記者六年來的經驗上看，很像最後的狀況，中午淒淒冷冷下着小雨，更增零落之感。報紙大都照常辦公，省市的當局很堅決地留守於此，黃河南岸的我軍已在新陣地中部署完成，堅守南岸，同時增調大批援軍，我某機械化的部隊已經到達此地。因為天氣壞，所以敵機沒有活動，許多人所担心的轟炸濟南市問題沒有實現，只是在上午八點鐘時在石家塢及洛口一帶會發現四架敵機，偵察一週而去，市內也未發警報，大約四架的數量比起前天的四十架來已有小巫見大巫的意味，所以還沒有人驚慌。

市上謠言仍舊不少，但都是「善意」的，如我軍已薄德州，正面敵軍潰退四十里等等，至今仍無人負責證明，這只好置之了。

濟南，已經不只是國防最前綫，而且已經臨到火綫上了。

戰雲下的徐州和東海

當東戰場打得最利害的時候——也就是北戰場最沉寂的時候。記者在濟南人口橋畔守候了一個多月，津浦前綫也十足的鎮靜了一個多月。但當我方離開濟南，來到徐州，津浦綫兩端的戰事却都激動起來了。

徐州因爲津浦隴海兩鐵路交叉點，平時已相當熱鬧。抗戰發動以後，軍事的運輸，難民的逃亡，徐州更有它重要的意義。記者從抗戰發動起，在這裏已來回了十多次，在那個時候，却還是很安靜的後方；這一次（十二月二十日以後）來到徐州可不同了，他已顯出最嚴肅最緊張的一副面容。

最緊急的是津浦路的南段，每天傳來一站一站的陷落消息，南京退出以後，接着就到了烏衣之花旗營，由花旗營很快的就到了滁州。不到一、二天，就聽見退到張大嶺。並且還有退到明光的消息。在這一種不利的情況中，使大家都起了一種恐怖心。一部分人便逃到商邱去。

南京衛戍司令部的軍士臂上還帶着衛戍司令部的臂章，和從前方退回的其他部隊的散兵，齊集在車站的一角在逼人的寒風里燃燒起熱烈的柴火來禦寒。從老遠的地方忍受着痛苦來找尋醫院的傷兵們，同樣的在站台上或是擠在票房外面挨凍。

徐州以東的東海，自從××軍接防後，即加緊防禦工事的建築。又因爲有天然屏障的雲台山，東連島，西連島，山環山，山連山，地形上的優勢，敵軍始終未敢進犯，在去年十一月時，敵人的航空母艦還停留海面，現在是駛走了。只是灌雲縣的灌河口因爲水深的關係，三五千噸的船隻可以進出，恐不免將爲敵艦進攻之路。

連雲港口封鎖以後，就死氣沉沉的和未開港前一樣，自經敵機幾次出動轟炸以後，當地的居民及行政人員，已逃避一空，最近雖然居民已陸續歸來，但已無行政可言，現

在連雲港的一切都是由駐軍的團部一位政訓主任，周懋型先生負責。關於當地行政，教育，宣傳，除奸組織等都是由他一人兼任。在裏很需要一批的青年知識份子去組織。

在武漢鬧着物價高貴的時候，而東海四縣物價之廉却出於一般人意料之外。在贛榆縣一元錢可買豬肉二十斤，祇合到五分錢一斤，原因是東海的鄉民每家都養幾口豬，養大後就運到上海及內地出售。現在海運不通，陸運不暢，於是就在供過於求的條件下賤價了。此外，大米十五元可買五千斤，白菜一元三百斤，其他小麥雜糧等，價錢均小得嚇人，「穀賤傷農」，已無法挽回。除此更有一種迫切，問題，就是東海現在積存了五百萬石的鹽，現在也不能輸出。

——海萍——

前途樂觀的西戰場

記者二十一日赴前方某某三縣視察，二十四日回臨，此行曾晤前方數位將領，談論前方情勢甚詳，近來因娘子關之失守，忻口之撤退，太原之失守，我們在軍事上雖然蒙了相當的不利，可是我們的重要將領並沒有因此而灰心喪氣，還是積極的準備迎敵，保衛晉南，即使到了萬不得已的時候，也都抱着誓死不渡黃河，轉正規戰爭為游擊戰事，作長期抗戰的決心，記者與若干士兵談話來，也都表示有進無退的英勇精神，有個普通兵對記者說，「黃河以北就是我們的家，我們不想過河去，過了河也沒有出路。」這次轉移陣地時，各部隊雖然有相當的凌亂，據說逃兵很少，個個兵士都自動的歸隊，韓侯

額的氣候已到了零下十度。有些士兵還穿着單衣，毫無怨言，他們處處都能原諒，我們國家的困難情形。這是記者要首先向國人報告的可喜現象，望後方的民衆迅速一致的起來支持前方將士爲國家爲民族犧牲的寶貴精神，盡其後方應盡的責任。中華民國的土地和主權雖然被敵人侵略，只要我們的人心不死，中華民族永遠不會滅亡，我們最後總要取得我們民族在世界上生存的完全權利。

第口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氏，二十二日在某處召集各重要將領會商軍事之時，他表示了極大的決心，過去山西在軍事上和政治上雖然有很多的缺點，成爲山西戰事失利的極大因素，可是在數月以來不斷的失敗中，閻氏已獲得不少的教訓，目前他已有的相當決心，漸謀改善，不管這種改善在時間上是否允許，能做到甚麼程度，只要閻氏有此決心，這種益於山西今後的抗戰前途極大。

口口和口口兩氏這次也赴某處參加閻氏所召集的軍事會議，他們對保持華北長期抗戰有極大的決心，對山西抗戰的前途也有極樂觀的態度，他們很願意各友軍一致堅決的留在黃河以北共負抗敵的責任，他們很願意以其熟練的游擊戰術協助各友軍，影響各友軍全成爲保衛華北收復失地的支隊，他們認爲由現在起，就應該積極的準備以山西爲基礎，開展華北的游擊戰爭，華北有三百餘縣，有萬千的封鎖，有廣大的山地，敵人的兵力一定不會遍地走到，黃河也很多的渡口，敵人也不會個個封鎖，所以他們認我們的游擊戰爭有極大的前途，後方的聯絡也不會因敵人封鎖黃河而阻斷，他們這種決心給予

其他將領以極大的鼓勵，這是值得稱贊的。

□口軍在山西東北和西北的游擊戰爭，已有相當的基礎，在山西西部也正在開關，在正太路以南的和順、遼縣、榆北和榆次、太谷的東南部，游擊戰爭正在開展之中，與這裏接近的河北省贊黃縣，已由該軍收復，以上這些地方的武裝民衆，已有一兩千人，同蒲路北一段和娘子關以內的正太路綫，近來被該軍不斷的破壞，敵人的後方交通受了很大的威脅。敵人佔領太原以後不繼續南進，這當爲重要的原因之一，由此我們應該承認黃河北岸的抗戰決不會因太原保定甚至濟南之失守而中止，也不會因敵人進至黃河北岸而中止，游擊戰爭是將來制敵人致命的戰術，□口說「我們固然不願意輕於放棄我們一尺一寸的土地，然而敵人的侵略逼着我們到這步田地，我們決不因此而自餒，敵人愈前進則其後方交通綫愈長，兵力愈不夠分配，則我們的游擊戰爭便愈爲有利。」

這裏我們可以舉出一個實際的例證：當本月初敵人因我方轉移新陣地，由晉東和晉北長驅直入而佔領太原，其後方交通綫因此加長而兵力亦少，我方不但破壞了正太與同蒲綫，且攻下原平，事實上即不能久佔，然敵人已受到很大的損失，敵人的大批文件，被我獲得。刻下正在繙譯之中，本月三日，敵人第二十師團某旅團之七九與八八兩聯隊敵由壽陽南進，先派其輜重隊前行，騾馬六七百匹，兵士四百人，滿載軍需品，結隊南進，未加警戒，我某部事先偵知埋伏兩團兵於敵人必經之路廣陽鎮附近，當敵人走入山距我路伏兵約三百米之處，手榴彈與機關槍齊發，敵陷於混亂，結果死傷士兵百餘，

騾馬二三百匹，我獲騾馬四五百匹，俘兵二名，內有一傷兵已醫好記者二十三日在洪洞曾看見兩俘虜騎着騾子，被押解於後方，據說候經過相當的開導以後而放其回去，向他們的國人和士兵說明我們的德意，揭破其軍官說華軍殘忍的虛偽宣傳，口口軍近來積極獎勵士兵活捉日本兵，不許殺害已失戰鬥能力的俘虜，爲了易於達到活捉的目的，爲每個士兵教會了四句日本話，使念得純熟，（一）不殺被壓迫的日本弟兄，（二）我們只打倒日本軍閥資本家，（三）中日弟兄聯合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四）優待被俘的日本士兵，這次那兩個士兵中有一個堅不繳槍，我們的士兵爲了捉活的，亦不願打死他，後來向他念了上述四句話，收到偉大的效果，他說「我明白了」這句中國話意後，記者認爲這是其他各部對待俘虜應該學習的地方，一個開導成功的俘虜，勝過我們千百槍砲的力量。

孫口口將軍對記者說：「本軍自蘆溝橋事變以後，開始在良鄉一帶抗戰，經過娘子關戰役，犧牲已達五分之四，但我們不管犧牲如何之大，有多少人算多少人，決不因人少而灰心。」記者對他說明國民政府二十日已移重慶了，他很興奮的說：這個消息很好，這表明我們所說絕不妥協的決心目前絕對不能提起妥協，我們要長期抗戰，使敵人永遠不能因爲佔了華北而復員。」記者問他對於將來留在黃河以北作游擊戰爭的意見，他說：「只要有命令，我們是絕對不辭艱苦的，不過我認爲目前就應該有此準備，對各部隊統予各別的任务。」記者認爲孫將軍這種意見極爲中肯，望當局即日作此種準備，免

得臨時紊亂。記者又問他娘子關戰役的經過，他似乎不願意批評其他友軍在當時的過失，他只說他當時是奉令增援晉北的，十二日他已到太原，軍隊已到陽泉，當夜閻氏訪他說晉東緊急，非他前往不可，他便連夜離開太原，十三日便加入作戰，其時奮關已經失守，不過免強的支持了十幾天。記者問他何以娘子關戰事僅十餘日，就消耗了口口餘萬發子彈，他說：「我也聽見衛總司令這樣說過，不過本軍只用了口餘萬發，其他便非所知了。」孫將軍的堅決精神，極可稱贊，目前歸他指揮的楊口口將軍，因受他此種精神的鼓勵也較前積極了。

劉口口將軍之為人質樸誠懇，極富於國家觀念，他對記者孜孜不倦的談述數月以來抗日的經過，每當言及自天鎮失守以來，軍事亦即失利甚至不戰而退的事實時，他總是說「我們軍人沒有盡了自己的天職，真對不起老百姓，我們是老百姓的罪人！」記者問他對於將來作游擊戰爭的意見，因為他過去曾參加過長期的「口口」工作，受了「口口」不少的影響，所以他對游擊戰爭很感興趣，他也懂得游擊戰爭的秘訣——整飭軍紀，接近民衆，使軍民打成一片，他的軍隊幹部多為智識份子，在山西作戰的部隊中，除中央軍與口口軍及口口口口等部而外，要算他所部的軍紀最好，記者親眼看見他所駐的某村莊中，農民均安居樂業，與某些部隊駐地的秩序相較，真有天壤之別，據軍政部派在該軍工作的聯絡參謀介口口對記者說，數月以來這部份沒有發現過一個逃兵，當忻口之役，定襄縣人民與該軍相處極好，民衆不但不逃避戰爭，而且每日自動的集合民夫數人担

架傷兵，供給給養，饋贈肉食水果，劉將軍拒不收用，願照價給資，民衆反不以爲然，常陣地被敵的砲火打得粉碎，無法構築工事之時，需更多數麻袋，民衆乃自動的由婦女縫製了數萬個布袋，而且恐白色目標太顯，自動的將布染爲暗色，當奉令撤退之時，民衆男女老幼來道歡送，都帶着哭聲說：「你們走了我們怎麼了呢？」這都是在一般軍隊的防地所少見的情形。劉將軍關於游擊戰爭問題對記者說：「將來一定照這樣做，本軍決隨各友軍之後在黃河北岸抗戰到底，長官給我任何任務，我決不推辭，將盡現有的人數與敵人拚完爲止。」言時態度極爲堅決。

劉部由平漢綫轉戰晉北，經過雁門關與折口之役，犧牲幾達半數，雁門關之役，他屢次受命於危難之際，毫不退縮，至今仍爲當局所稱道，折口之役負守右翼靈山的責任，衛口口將軍因其攻西榮花一再犧牲，先後兩次派某某兩部增援接防靈山，劉將軍因恐友軍陣地不熟，於交替之際爲敵人所乘，請仍由所部守原地，以友軍爲警戒部隊，衛嘉其誠，均允如所請，劉將軍此種精神，實非以保存實力爲志的某些部隊所可比擬，當折口撤退時，劉部奉令在汾河以東至晉祠一節，任掩護部隊，在河東與敵作遭遇戰，犧牲三千餘人，師旅長數人幾乎被俘，最後卒完成其掩護的任務，但經此次犧牲以後，他的部隊只餘下三分之一了，衛將軍於四日入太原，與傅作義商守城問題，原擬儘可能的多守一個時期，牽制敵人，以便我大軍從容轉移陣地，不料各軍在敵人追擊之下，陣容欠佳，衛將軍六日始出太原，當時各軍因失統率，自由行動，甚形散亂，因劉將軍之掩護

得力，始得安然渡過汾河，否則十萬大軍在汾河岸上必遭極重大的犧牲，所以劉將軍此次的功績甚大。

十月末旬口口軍某團在雁門關內火燒敵機二十二架之壯舉，是劉部八個偵探與某團合作的，敵機落下初被八個偵探發現，報告某團，共謀舉事，事後人皆知爲口口軍某團之功績，實際八個偵探之功績亦不可沒。

湯口口將軍，李口口將軍，傅口口將軍等，因交通關係，未能晤面，就其過去在山西抗戰以來的精神來推測，他們一定都抱着在黃河以北抗戰到底的決心，不問可知，鄧口口將軍與孫口口將軍，記者曾在某處會過，鄧將軍說：「所部口口軍的棉衣至今還沒有換齊，槍械不好，自入山西以來已經損失了五六百人，今後還是要努力於抗戰的。」

將來山西的正規戰爭轉爲游擊戰爭之時，有一個最嚴重的問題，目前就須加以考慮，這個問題不在於某些正規軍之無游擊戰的經驗，而在於某些正規軍之紀律問題，在將來作游擊戰爭時，無疑的，假如有此紀律欠佳的部隊不惟是無益而且有害，游擊戰爭的基礎就是民衆，失了民心，或不接近民衆，就不能談游擊戰爭，記者過去曾主張在黃河北的軍隊一律應使之留在河北參加游擊戰爭，目前記者在前方視察歸來之後，此種觀念要有些改變了，記者認爲要使將來的游擊爭走到勝利之途，應該事先很快的對這種軍隊，儘可能的予以整理，改變其素質，若是不可能的話，應該調在後方去稍加休息與訓練，記者曾以此問題詢之衛口口孫口口劉口口及口口軍方面幾位將領，他們都認爲此問

題爲重要，因爲是關係友軍的事情，他們都不願意表示具體的意見，記者認爲最高軍事當局對此問題應早加考慮。

記者認爲口口軍，口軍特別是口軍的某些部份，對紀律問題應特別加以注意，口口軍在晉北口口最烈，此次在忻口撤退時也極口口，口在口口的積習未改，「我要槍斃你」這句話是罵老百姓所最常聽見的，動不動就拿着手槍指着老百姓的胸脯，記者在洪洞街上親眼看見過，口口口部的散兵在洪洞也到處惹事，不盡口軍如此，當娘子關各軍撤退時，某某軍有個下級軍官曾在某地遇見過兩個某軍某某兩個女人，目前在晉西某縣駐紮的某部，在當地也有不法行爲，衛某某將軍已接到可靠的報告，他對記者說「一定要嚴加制止」，然不過去個電報予其長官一警告而已，恐怕沒有甚麼效果的。

洪洞縣口口軍的辦事處幾乎變成一個訴訟機關，每日不斷的有人民前往喊冤，報告其他軍隊的不法行爲，請求保護，該處人員恐引起友軍的誤會，並恐有干涉行政司法之嫌，也只有置之不理，二十三日有一部份口口軍由洪洞過境他開，民衆聞知紛紛赴該軍辦事處請求該軍駐紮在他們家裏，這是記者所親眼看見的，這不見得就是民衆怎樣愛護口口軍，亦是民衆由經驗中證明該軍能夠保護他們的安全，另外有些地方的民衆爲防軍隊軍拉夫，在他們的車上插個白旗，上書「口口軍徵用」數字，在他們的胸掛個布條，上書「口口軍民夫」數字，還有些地方的民衆，因爲時常冬令，農村休閒無事，每日成羣的走到口口軍的營門，要求作工，把大車趕到營門，要求使用，因爲口口軍不但可以

保護他的人畜，而且還給予工資，所以樂於被用，由此可知軍隊與民衆間關係之重要，特別在游擊戰中，若不注意此點，紀律不良的軍隊，不待敵人攻擊，民衆遠離自己，便可置自己於死地。

有人說某些部份的軍紀固然不好。然而山西人民也有過於齷齪之處，這話的根據是山西人民在二十餘年以來，很少遭受內亂的打擊，很少軍事徵發的習慣，今忽有大軍壓境，從事徵發，自然不免要發生一種恐慌與不滿，這或者有相當理由，然而要人民口口口口口口口口，這是世界上任何人永遠不會有的習慣，我們決不能原諒那一部份的口口。

最後，我們再談一談前方各陣綫的近況，介休和汾陽一帶直到現在還沒有被人佔領，敵人還沒有馬上大舉南進的模樣，因而我們得有寬裕的時間佈置新的陣地，閻錫山氏二十二日在某處召集各重要將領開軍事會議，已商定戰略，我各部整理漸竣，已分別向軍定的陣地推進，敵人是絕對不會久待的，目前之所以不迅速南攻，當然是受了平漢綫不能北展的牽制，整理後方交通，補充部隊，大概都是些重要原因，據當局所較精確情報，敵人在忻口之死亡達一萬七千餘人，受傷的還不在內，尸灰運到天津時曾有人親眼看見過，由此可見敵人的補充也需相當時日，不過敵人目前已在進行配備中，平定方面有敵人一個師團司令部，交城方面亦有相當兵力，觀察敵人的配備，似分四大路綫，而以鐵路和公路爲中心，第一，西綫方面，似將由汾陽分別向至軍渡一公路與經過隰縣蒲

縣至臨汾一公路進攻，前一公路長二七〇里，後一公路長五三〇里，第二，正面似將沿同蒲線攻韓侯嶺，第三，東綫似將由祁縣經子洪鎮向沁縣之公路進攻，公路約長二〇〇里，由沁縣經沁源可威脅洪洞，動搖我韓侯嶺之後方，第四，似將由昔陽經和順遼縣向長治之公路進攻，此路約長三百里，我方亦在以上各綫作相當配備，同時在長治晉城方面亦駐相當兵力，防敵人由平漢綫方面襲入東陽關，威脅山西之東南。

我們的新陣地以呂梁山韓侯嶺太行山為基點，雖然不如雁門關與娘子關之險要，然與毫無險要的忻口相比，則不可同日而語，我們在忻口那一個土堆上（大白大陣地簡直是平原）既能守一月之久，而且給敵人以重大打擊，若非受晉東牽動最烈，還有殲滅全部敵人的把握，則今日之新地自可有良好的戰績，敵人欲衝破此綫，大非易事，當局若能將軍力作適當的佈置，勿使敵人再得娘子關雁門關兩役中避實擊虛的便宜，雖不能說迅速的收復太原和晉北，至少也可以撐持一個比較長久的期間，能多支持一日，都對我們全部抗戰是有利的，國人慎勿存「山西大勢已去」的心理！

——季 雲——

風雪西戰場

「石樓山」有一道很長的谷，險峻，崎嶇，名叫「迴龍谷」。谷兩岸，長滿了青松，白楊，褐色的樺；秋藤伸出鐵一般的粗莖，和苦蕒糾纏在谷底。谷裏是陰冷，黑黯；

上面是鉛色的天。風捲着沉重的烏雲，掠過了這山頂。從十一月十八日那天夜起，已經飄起很小很小的雪花。

我和八個隊員；就住在這谷口的一個小村子裏；與其說「村子」，倒不如說是「家」吧，因為這「村」只有一家，而且這「家」，只有兩個人：其一，是老年的母親；那一個便是這「老年母親」的很小的女孩。

隆冬的寒風吹滿了山谷，木葉嗖嗖下落。光景是那樣的淒清。於是，我們便成了這小小村莊的繁榮者。

每人都用「哥倫布」的態度，快活地佔領了這新發現的「殖民地」，那小女孩，嚇得幾乎要哭了，睜着眼睛，躲在母親的身後，我們八人，因為凍得要死，而且從明天起，就沒有吃「東西」，以為不論什麼都好吧，只要是「東西」，便立刻想抓過來，咽下去！當大家走近這鴿籠般的小屋時，便自動的解散隊形，一擁而入了。

那年老的母親正洗盥。我忽然看見她抬起頭，驚得向後倒退，接着是面孔變了色，眼睛直瞪着我們，嘴却說不出話來。浸在水裏的手也突然拔出；水，順着指尖一滴一滴的流到地下。我馬上感覺到：我們的「魯莽」，已經擾亂了這「全村」了！我急忙用手一揮，命令「弟兄們」退出草屋，退出院落，退出大門，退到她們看不見的地方。然後，我獨進去和「她」辦交涉，我溫和地，謙遜地，說明我們的來歷，任務，和目的。我每一句話用「媽媽」開頭，並且每一句話又用「媽媽」煞尾，總之，我叫了一大堆的「

媽媽」吧，直到最後，才委屈婉轉的歸到了本題。

「媽媽……我們借你的屋子蹲天晚……媽媽，我們是……你答應了吧，我的好媽媽？」

那「媽媽」果然明白，略為點一點頭，這「符號」我是懂得的，即：「可以」。我便擺一擺手，叫弟兄們進來。

時候正是十二點。風雪瀰漫了羣山，封鎖這柴門，——在無言中，她的「點頭」，我的「擺手」簽訂了一個祕密地「啞約」。

我叫他們低頭，一個挨着一個，走進小屋；我叫他們將脚步抬高，落輕；我叫他們不要大聲說話；并且，我叫他們每人都做出一幅即使滿不高興也非笑不可的臉。唉，說一句總話吧：我如同深怕別人撞疼了自己身上的創傷似的，費盡了小心和方法，才將我的隔膜解除了。

這友誼進行的可非常快，雖然不過兩點鐘，我們簡直如同「一家」了；那證據，便是這「媽媽」慷慨地將她所有的「倉庫」，——一瓦罐棒子麵——為我們打一打大鍋「糊塗」當我們八人，我手擎起那香噴噴的烏黑的飯盤，眼光閃爍，歡喜的叫道：

「媽媽，你添八個兒子了！」

……
這是怎樣一個苦悶的晝呵，我們焦急地等候着黃昏。

戰鬥的嚴冬，將我們的血液凍成冰，結成鮮紅冰。我和「弟兄們」，脊對脊梁，肩膀靠肩膀，歪歪斜斜地堆在地上。上面是八個頭，下面是十六條腿，四週是黃金色的殺草，壁掛滿了灰色的蜘蛛網。

門外飄着風和雪，夾着透明的白色的煙霧。

這小女孩，成了大家歡樂的中心。我們逗着玩她，給她講故事，說笑話，唱小曲，每人都抱着她在腿上，搖晃着。

她長得其實難看，而且懶得要命，她那棕黃色頭髮，彷彿沒有細紫的亂麻；污濁的亮子，凍得開了裂紋紫漲的臉，她的小手，簡直烏鴉的一對腳！然而，她却有一個響亮的名字，「鷹兒」。

在這孤寂的山中，十年來的戰鬥和流浪，「鷹兒」成了我們惟一「安琪兒」了。她今年剛剛十歲，非常靈巧。她替我們抱柴，生火，烤鞋。她那蹣跚的腿，來往撈撿着；她，一個熱情的小姑娘，似乎因為了言麼多的生客而非常快活。

夜色慢慢到來，——這是一個令人愁慘的陰冷的黃昏。雪不會停着。我們點起一支很小的菜油燈。

我命令弟兄們作出發的準備，檢查槍枝，子彈，背包，水壺，和腳上的鞋。吃了一頓爲我們預備好的戰飯，在臨別時，我們同時親熱地喊了一聲「媽媽」謝謝你老人家。那「妹妹」，站在門闌上，歪着頭，凝視着這荷槍實彈的莫維們走出了茅屋，她彷彿

有點淒然了。

我們循着舊路，摸到谷口。這是一條通敵的大路。我們潛伏着，等候狙擊那來往的日本兵。

大約是深夜的三點鐘吧，我們已經和敵人打上了。敵人是三倍於我們的兵力，他們分乘了三輛裝甲汽車。我們趁他們不防，打死了那個最前列的駕駛員，於是，便阻止了他們的前進。他們像炸了似的跳下了車。我們乘機又打倒三四個人。敵人散開了，向我們包圍起來；我們頑抗着，槍聲響遍了山谷，迴聲也是那樣的清脆，把寂靜的夜衝碎了！在黑暗中，織成流星似的紅色的火網。

他們已被打死幾個了，我們的陣綫依然完整。但我立刻覺悟到應該改變策略；因為天已漸漸白了，倘使敵人發現我們的人數並不多，他是會用全力來撲滅我們的。所以，我們應該在黎明之前，退守一個新陣地。

我向弟兄們吹了一個暗號，揮令衝出重圍！我們留兩人作掩護，第一步先退到崗下。那掩護的「部隊」，對準敵人發出一陣急迫的槍聲，我們都從高崗上開始滾下。

「隊伍」已經湊齊了，檢查了人數，便向我們的來路退去。敵人却緊緊追隨。——這時天已大亮，四圍的羣山正理在不透明的濃霧裏；這霧似乎是一種又厚又重的液體。我們只得固守在一個小山嘴上。這裏有一簇低矮的樹林，葉子都已落盡。我命令將「隊伍」散開，各自把守一方，預備與我們的陣地共存亡。我在打槍的間歇中，忽然看見那

谷的彼岸，正是我們曾經住過的那小屋。看見離身邊至少不過半里路。

大約他們都已看見了，因為大來不約而同的說：「哈！怎樣到了「家」了！保護我們的「媽媽」吧！她們一定受了驚了。……」

敵人是一次一次的猛撲，都被我們打退了。我預料這樣的戰鬥支持到黃昏，敵人定會因為重大的犧牲而逃竄的，果然，黃昏到了，接着是暗夜；但出乎意料的。大約敵人已經增了援，因為我們全聽着那遠處有很噪雜的人聲，敵人的後方時時出現了燈火。

這樣，支持了一夜。

待到第二次的早晨時，我才發現這種抵抗是危險的，因為雖然佔着很險的山崖，敵人無法進攻——而且他們也沒有砲兵——但我早已看出敵人的陰謀，它是想封鎖得水洩不通，使我們通過餓死。

從昨天夜裏起，已經是一天兩夜不曾吃東西和喝水了；在戰鬥中，跑路中，餓得格外快。怎麼辦呢？雖然弟兄們沒有叫肚子餓，可是我自己是覺得的。

這戰爭已經變成「持久」的了；不進，不退，但其實也進不成，退不能。週週是鏖一般的石壁，上面是鉛色的天，遠處山嶺，疏朗朗地站着幾棵樹，但肚子裏是空虛，輓蕩，而發燒了。奇怪，雖然過去已經挨過幾百次的餓，但我覺得這一次實在有點特別，這「餓」的程度的增加，每分鐘都在加速率的進行。

我們的身體漸漸疲倦了。當槍聲稀少時，甚至於會打一會兒盹。熟悉了的身旁，近

處和遠處，也仍然是聳立的山峯，峯頂上是積雪。右邊是探谷，茅屋，樹林，凍了的小河。我們伏在積得厚厚的枯葉上，伸着舌頭舐着小石塊上的雪。但同樣地，只要是平而的東西，上面就立刻會露出大的模糊的字：

「餓！」

槍聲漸漸地稀疏，潛伏着，我又打盹了。但忽然聽得我們的身後，彷彿有誰在走路。我急忙睜開眼，同時也驚叫道：「不好！有敵人……」但我的話並不會說完，因為吃驚而霎時壓回肚裏了。那走近我們身旁的，正是我曾經吻過的「外小妹」。我急忙把手一按，讓 蹲下。她聽話，弓着脊梁，蹲在一棵樹後，露出頭，惶惶的四顧。她手提着一個破瓦罐，罐上放了兩隻盃，還有一包什麼。我低聲問道：「你怎麼來了？」

「小妹妹。」

她回答得很簡單，而且聲音戰抖着：

「娘姆叫我送給你們的，——飯。」

我——不，我們。如同受了雷電的一擊似的，神經一緊縮，但立刻眼淚也就緩緩流下我的雙頰來。他們每人都暫時沉默，大約因為感動而難過起來了。

啊！我們的「慈母」！我們的「小妹妹」！

我們是久已失去故鄉，失去爹娘，失去姊妹弟兄的孤兒。爲着這破碎的祖國，要流盡那最後的一滴血。在風雪中，戰場上，空山裏，這八個英雄的散開綫中，蹲着一個十

歲的，英勇的小女孩！——我永遠也不會忘記，一直到我死。

那是怎樣動人的一幅圖畫呵！污濁的，裂了紋的，紫漲的臉，短短的髮辮，睜着一對驚慌然而勇敢的黑眼珠，屈着一膝，跪倒在雪地上。

我們很快樂地吃完了這一頓飯，雖然我們每人僅僅分得半盃，而且也仍然是「糊塗」，冰冷的。然而，我們完全不餓了！不冷了！不疲乏了！我們重新生出勇氣，堅決，和無畏！因為我們已經吃飽了另外一種「精神的糧食」！

我將盞筷放在已經空了的瓦罐上。猛然舉起右手，握緊拳頭，呼道：

「小妹妹萬歲！」

同時，便有八個張大的嘴，八種粗怒的聲音，八隻拳頭，十六隻瞪大的眼，都合在
同一的動作裏：

「小妹妹萬歲！」

聲音是悲壯的，激憤的，震動了這山谷！——眼淚流下我們的雙頰來，我們再也止不住自己的感動和悲痛。

爲着祖國，爲着「慈母」，爲着愛我們的英勇的，「小妹妹」我們都願意死。

因爲第十團支隊的抄襲敵人，才算解了我們的圍。

八天後，我們重新又繞過這山谷；但是，這是怎樣可驚的一件事啊！茅屋和樹木都不見了，地上一大片焦黑。我們八人，開始都爲這出乎意料的事發了一下怔。隨後，便

疾忙分散，在山谷中，小河邊，樹林裏，到處尋覓。高喊：

「鷹兒！鷹兒！小妹妹！我們來了。」

但那裏有蹤影呢？回答我們的是長谷中怒吼的風。雪一陣大似一陣，天已黃昏。我們八人，仍然徘徊在已經燒焦了的土地上，含淚地，悲淒地，發出愁苦的哀叫：

「鷹兒！鷹兒！小妹妹我們來了。」

——李代——

陷 落 半 月 的 平 遙

西戰場上的戰事，自太原陷落後，再沒緊張過，到現在止，戰機已慢慢的在好轉了。

在介休道平遙的敵人確已退清，我們的軍隊已開駐城內。有人說祁縣的敵人也有後退模樣。那麼我更可前進，將出平遙前，我如此癡想，好像一顆喜心落到我身上。

沒有護照不能進平遙城，同伴們又為我在介休縣政府備了一張護照。出城衛兵盤查，示以護照，則曰不驗，要細查行李，當茲非常時期，我們不厭麻煩，願意澈底給檢查一番。但是，僅將行李撥動而已，如此檢查，令人失望，我們軍隊的檢查常識，還是非常缺乏。

在介休境內給敵人蹂躪過的地方，有義安，溫村，張蘭三村，我們恐怕進不了平遙

城，經過時，沒有下車去慰問這三村的受難的同胞。

山西中部的交通，先有公路，後有鐵路。同蒲路築成後，公路給火車佔據去了。現此在同蒲路不通，仍舊要用到牠了。下過一次大雪，敵方的汽車馬隊，在此橫行過，因更不成其爲路了。

車夫要解決問題去，一個村夫裝束的漢子代他執鞭。路過一破廟，村夫指點着說：廟裏銅佛，日本鬼子拿走了，莊戶人家的銅鈕扣，鬼子也當作首飾搶去了。「他不殺」斷語尾，繼續說鬼子來了以後的一切：

「戴禮帽，留髮的男子，見了就一槍，或者兜肚子一刀，只有打扮得上頭土腦的鄉下老，還可勉強逃條命！」

「女人們，剪髮的要殺，逃不了的，裝上假髮髻。年輕的那不能說了！兩個十六歲的閨女，拉去三天才放回來，但沒到兩天死了！」

「鬼子見了百姓就叫，要是不去，扭着頭往後跑，背後是一槍。爲了這個，不知死了多少！」

「這是張蘭和柏村的情形，我是柏村的人」。他這樣交代了就了。

到平遙八十里，一路上只有我們一輛大車搖擺前進。同伴中有平遙郵電局長，郵差在西門外迎接他們的局長，事前與衛兵介紹過了，我們到了就放進城。城廓整齊，雉堞無一缺塌。可是，這次敵人進了城，把北面城牆拆了一個大缺口。他們說：「爲的便宜當

些「敵人走了以後，許多漢奸夜間在這缺殘處大肆活動。我軍爲鞏固城防，瀟灑漢奸，已經修補好了。

寫在牆壁上宣傳抗戰的標語，都塗上了黑水，這一定是維持會做的事，或者出於敵方的要求。新的標語，又輝煌的寫上了！牆上的標語，敵人可以用黑水來塗沒，每個中華民族心頭上的抗日信念，是無法塗改的！我相信兩週間敵人的殘暴行爲，勝於我們寫千百萬條標語，我們不怕敵人的殘酷，只怕敵人假義的，來麻醉人心！

我們是敵人退出平遙城後第一批自外間來的生客，容易引人注意。出門來看的，是非常稀少，彼此目相視，我心中默問。你們受驚了！

平遙，在海口戰爭將起時，成爲惟一的後方。許多將官的家眷，重傷醫院，都在這裏。古老的高樓大廈甚多，曾經一度客滿，而今門窗不全，污穢狼藉，十室九空了！

日本鬼子進了城，就把他印好的紙太陽旗，兩條對聯式的標語，強迫我們同胞貼在門上，表示歡迎，鬼子走了都扯毀，但破殘處還可看出標語的字意：「東亞和平」。『中日親善』

縣長公安局長率武裝警士走了，城內再沒維持的武力，商會會長也逃了，剩下無路可走的商民，他們自然恐慌起來，於是商量請地方紳士出來維持，宋夢槐是當地的老紳士，前清在濟南當過知府，今年已九十歲。一方應衆之議，一方爲了他的財政，不能不出來維持，「平遙人民臨時維持秩序會」的主席，自然是他來担任。維持會的名稱與漢

奸有連帶關係，因天津北平的維持會都是漢奸組織的，我們對平遙第一個研究問題。

當晚就去訪問新縣長姜成有先生，也是青年，他不是公道團員，也不是犧盟會員，今年新由日本留學歸國。縣官是他初次的嘗試。尤其在此時此地，要想發展他的經綸，是非常困難。我們的談話，省去客套，直接提出「維持會」來研究，他接事後，維持會就改為「地方臨時辦事處」，辦理地方上的差應，等於平時縣府的差徭局。各鄉村也成立維持會。但是臨時辦事處還沒正式成立，還在開會討論。至於維持會的主席是否漢奸問題，到現在尚未發覺任何證據，問鄉下，所得答覆：「宋大人是好人」！

漢奸問題之外，還有一個山西政治上極嚴重的問題。有自稱的決死隊，在鄉間橫行要糧要草，并以「合理負擔」的口號，向富戶勒索，不遂，則架走，迨所要款項送到始放回，不應所求者便有相死的危險。

「合理負擔」是改革過去不平等的攤派制度，有統一辦法。任人假借，隨便胡為，影響戰爭甚大！希望山西省內真的決死隊迅速從實清查，鞏固抗日陣綫。

敵軍於十一月九日進了平遙城，二十餘匹敵騎，在北門東門外打機關槍，由南門進來了，把守各城門。維持會此時正式成立，招待攪亂「東亞和平」者。平遙城內的悲慘，也就在此時間開始了！

進城的敵軍，有三千多，他們揚言有幾萬。日裏東門出去，夜裏西門進來，出去進來的調動，似乎有幾萬，這是他們慣用的疑兵。沒一車輜重也沒些給養帶來。給養要維

持會供給，在維持會設立經理部爲一部索應。名爲公賣公買，逼各商店開市。十九年前停止使用的山西省鈔，強迫收用。五角錢給了一元錢的東西，還不能使他們滿意，就跳進店櫃把全部搶去，白糖紅糖整包的搶走。總之，好的他們歡喜的，三天之內搶完了。第二步假檢查戶口之名，挨門逐戶搶掠。什麼時候來搶，只有開着大門等他，姦淫更可爲所欲爲！電報局長爲維持電信於最後一分鐘，未及退出，匿居局員家中一日，悲憤不常亡國奴，夫婦倆遂投環縊死！像這位電報局長愛國不辱的悲慘事實，恐怕書不勝書了！

爲了一頂軍帽而有被槍殺的不知多少？有一家查出一頂舊警察帽，便有幾人被切腹！亡了國要當奴隸的！他們到你家來捉雞，還要你送去，半路上雞逃了，「反抗」的罪加到身上來槍斃你。

郵政電報局隔壁是一家大糧食店，敵方軍馬圖食料的方便，把郵電局當了馬棚，二百多袋未能運郵包，完全變成了破空袋，崇豐號的麥子給吃完了。不化錢的麥子儘量的搬，麥子有脹性，喝了水，八十多匹高大的洋馬脹死了，崇豐號雖然損失了麥子，還有很大代價！

佔領平遙的第七天，有四個敵兵進維持會去，「亡國奴！」要打牌。惡聲命令維持會的人給擺桌子打牌，嫌桌子舊，要新桌子，一位慢答應一聲，一把刺刀戳上他的肚子！

突來的事，敵人於二十三日退走了，未退走前幾天，他們恐懼極了！每晨對太陽跪着禱告。見了佛像即合手念「阿彌陀佛」，祈求能回國去。見了我們的人，也不那樣的兇惡。在地上畫一個圓圈，中間寫一個「死」字，站在「死」字上，手在喉管上比樣的刀殺，意思說他們回不得國，要死在中國了，有的痛哭流涕，述訴他們是天津青島經商或營工的，召回國去服兵役。出發時，司令官說：「三個月就可征服中國，」已經兩個月了，中國還有一大塊！

以平遙車站的情形來推測，當初敵準備直下同蒲路，工兵河野隊修理班把正太路的方暫取守勢。佔領祁縣，交城，子洪洞三據點，為太原外衛，同時也為將來南下的依據點，交城控制汾陽，祁縣監視同蒲路，封鎖左右空隙，子洪洞在手，可以使我軍不能側擊，（三）文水，沁縣及正而各軍和××軍不時襲擊，平遙孤懸在外，危險甚多，不如撤回祁縣，加增祁縣力量，敵放去平遙的原因，大概如此。

敵人在祁縣城外已築有堅固工事，並架設電網，利用電燈廠之電。并派騎兵警戒，時向我方搜索，試探我軍動作，有固守祁縣意，同時以祁縣為攻守的軍事重心。將來誰先衝破山西的沉悶空氣，那時再看吧！

各軍游擊隊的襲擊，這次頗顯身手，有一個面孔醜到萬分的戰鬥員，他以襲擊敵人為「發洋財」，時常一個人帶了兩顆手榴彈和一支手槍出去，一個鄉下人的樣子，誰也不注意他，遇到一個兩個敵人，手榴彈出其不意的丟在他們背後。

他們尾跟着幾個敵人，看着敵人進了屋子，他們爬上屋去，手榴彈亂擲，把敵人嚇跑了，他們跳下院子，騎上洋馬，掛上丟下的槍得勝而還。

可以這樣說：平遙城是以游擊戰術要回來的，現在還是用游擊戰在保衛着牠呢。

劫後的汾陽介休

往年此時汾陽城內，正是核桃仁市場活躍時候，天津商人有四十五家在此坐莊收貨車輛載運鐵路材料到了平遙。後來怎麼不再前進，沒有綫索可資判斷。這次放棄平遙，是敵方戰略上有計劃的撤退，（一）敵取得太原，認為山西大勢已下，師勞日久，亟須整理補充，同時在太原附近築堅固工事，（二）攻山西的精銳部隊，調往他路作戰，此，附近各縣的核桃，都以汾陽為市場，每年出口數在二百萬斤以上，今年則蕭條異常，各商店門首都貼上「本店數次被槍停止營業」的字樣。

汾陽地當要衝，凡是軍隊過此，都要進城去尋尋可食可用的東西，軍隊過了，當地無賴蠢動，這樣，六天之中，汾陽城內十室九空了，縣長公安局長早早的跑了，沒有人負責維持秩序，支應過境軍隊。於是本來目的在找些食物的，四顧無人，自然不客氣了。中陽縣長知道汾陽搶了，他派人招待散兵，城門閉上，不許進城，每個兵發兩個饅頭，一碗稀飯，由城門洞裏遞出來，城內得未遭糜爛，要是汾陽縣長也如此賢能，相信汾陽城內不致如斯淒涼。

城內無人負責，公安局派出所的巡官率警十餘名，由城外趕回公安局，收容尙未離散的警士至五十餘人，與當地紳耆，計議如何對待敵人，結果製旗甚多，準備歡迎，十一月十二日有敵騎十餘匹到南關，吃飯後即退走，未進城。等到他們聞訊趕來，不見敵蹤。後來，戰區司令部執法隊司令到汾陽，查問經過是否有漢奸作用，他們意欲保全地方，不再受破壞，故出來維持。歡迎旗也各私自燒了，執法司令以無特殊形跡可疑，就委巡官爲公安局長兼城防司令，這位巡官能出任艱鉅，可以嘉許，但是，他的原意是爲個人前途來投機，「漢奸」之名，要等環境來決定。

縣長已委任，由山西省第四區政治主任公署委的。山西的政治機構，在平型關有戰爭時，就有所改變。戰區（即已失陷地區）歸×路軍組織，非戰區由主張公道團，犧牲救國同盟會兩團體組成的政治主任公署，來替代省政府推動戰時政治工作，最近傳說閻錫山氏要改革山西的政治機構，即由此來，新縣長在鄉間辦公，我們無法聆悉他的施政新方針。我在鼓樓下看到他的布告，藉此可以看出當前山西政治改革的主要部分：

「……本年度田賦暫緩征收，烟酒牌照稅仍照舊開征外，其餘一切苛捐雜稅，一概免除。……」

聽說縣長是汾陽人，北平的大學畢業生，「犧盟」的會員，而且是青年，我相信他一定有滿懷的民主政治意識，在新中國產生的偉大時代中發揮。郵電局都恢復業務，商民也有回來的，縣政府也該回到城內辦公了。

在一張標語上，我知道縣政府的組織已改換名稱。「科」改為「部」了，三科變為三部，政治部，經濟部，商務部。政治機構的腐舊，不在名稱上，而在牠的作用能不能發生效力。

公安局長之產生，沒有經過政治主任公署，而且他又不是主張公道團或「犧盟」的會員，他自然不能見容，會發生風波，後來經地方紳士調和了。

交城方面的敵，沒打退，太谷，榆次，太原的敵尚多，依我方的情形來觀測，危險性很大，因此大商號的人不敢入城，每天到郵局去打聽消息，小商販也早進晚出的不住在城內。太陽滾入地下，街上就空寂得可怕！

平遙之敵，確已退走。我決定由洛陽走東南，至介休，橫抄出我軍陣地前面，沿同蒲路推進。軍郵視察陳虛舟先生約我在太原見面。這不是奢望，總有這一天。

介休在綿山之陰，汾水之陽，這個縣名，和晉文公時的介之推有歷史關係。同時又是文彥博，介之推，郭有道三賢的故里。

城內市廛極整潔，住戶人家的炕，有以漆搽的，光滑可不用蓆氈。明朝保留的房屋甚多，歷史上的娘遽沒有影響過牠，也許歷代的變亂中，也像今日一樣有維持會出來維持，我進城看到「介休人民維持會」的安民布告，細細讀去，字裏行間，苦口婆心的是要保全地方，不受擾害，并没包藏「恐敵」「媚敵」的語意。心上的憤恨，消了一半。

「維持會」的主席是郭成基，遜清時代在閩川當過幾任知縣。今年已八十餘歲了，

年屆耄耋，而且是郭林宗的後裔，來當漢奸，似乎不可能。我欲明白究竟，去訪晤他。年紀雖大，精神甚健，當維持會主席，精力還夠用，×××部開駐介休，擬以漢奸罪辦之，地方民衆具結担保，證明他出任維持會主席，全受民意之託。當平遙將陷落前，他代民衆要求縣長不要走。縣長公安局長怎麼肯呢？十一月十日縣長不見了。民心惶恐。維持會即日成立。招募壯丁六十名，編爲城防兵，維持治安。

十一月十五日有兩個日兵，騎自行車來到東門，打槍兩響，叫「開城，歡迎」郭成基偕另一年老耆，出城迎接。日兵在地上劃寫：「日軍到來，多備旗」七字，並說：「明天有騎兵五十名，官長兩人，要預備大米，白麵。雞子，雞蛋，住所」。旗子用白紙塗紅點，十六日大雨，許多的旗，溼化於泥漿中，好像上帝在厭惡了。

敵騎沒有來，在城外的溫村。張蘭。義安停止前進，不時派騎兵到城郊，同蒲路上來回偵察，城內倖免蹂躪，可是那帶村鎮都被擄掠一空，婦女隨地姦淫，日本軍閥的殘酷，不可形容。

敵人撤退了。第四區政治主任公署委任離石縣公道團團副魏玉田爲介休縣長，魏縣長到任，維持會卽於五日宣告結束，表示成立維持會的出發點的純正，民衆爲他自己的生命財產打算，尤其是紳士階級，出於不得已的事實，我們只得予以同情。

魏縣長是太原國民師範畢業，年紀很輕，我問將如何改革山西政治機構及他的施政方針，他說先恢復舊日政治狀態，然後再着手改革，因爲舊的不恢復，新的不能下手，

改革的步驟，先由改變鄉制起，由下而上。

山西的鄉村制度，在今年四月起有了轉變。閻主任要使各鄉鄉長真能負起鄉政工作，所以曾辦了一次鄉長訓練，專門養成鄉長人材。畢業後，由各縣委任鄉長，一人兼長幾鄉，每月經費百元左右，由人民負擔。因為他不是本鄉人，對鄉民的痛苦，不能深刻了解，同時又不能週顧所兼各鄉事務。這種制度，必須予以改革，一鄉一長，鄉長的產生，全由各鄉民舉。以外再注重民訓。

汾陽縣免除一切苛捐雜稅，介休也一樣免去。這是四區政治主任公署決議的新行政方案。其他政治區那就不知道了。

總之，山西省的政治，受軍事失利的打擊，閻錫山氏覺悟到過去的新政治思想，不能應付偉大的民族革命戰爭，轉變方向。這可說是這次戰爭的收穫。政治轉變一次，應有一次成績，希望負着新使命的青年縣長，為民主政治樹立良好基礎，千萬不要再兜入「官僚」的圈子上去，因為時間不允許我們回頭再來幹！

——
秋江

游擊戰的洪流

在這次民族抗戰中，游擊戰爭是佔着極重要的地位。牠適應了對敵持久戰與消耗戰的條件，同時還給我軍正面對敵作戰以莫大的幫助，冀察兩省的國土，雖然已淪陷了，

山西又告危急，可是洪水般的遊擊戰，正汎濶在冀察晉的邊區，而且今後還有廣大展開的可能。

曾經在國內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某軍，入晉抗戰，到今天為止，他們已經克復了冀省的平山，靈壽，曲陽，唐縣，阜平，渾源，察省的蔚縣，晉省的廣靈，靈邱，到處動員民衆，組織人民自衛隊，抗日遊擊隊等等，在敵人的後方作大規模的運動戰。以上這幾縣份，恰恰是在冀察晉三省的邊區，足以控制平綏，平漢，同浦，正太，四條鐵路交通，是太行山脈恆山的最高峯。在他們認定這些地帶的掌握，是強固了以遊擊戰來支持華北抗戰的基點。最近晉境敵軍的後方交通，常遇破壞。燒汽車，燬飛機，給養軍火，常常被截，使正面作戰的敵軍，感到重大威脅！

遊擊戰是少不了羣衆的。而這次某軍頻獲勝利的原因，也無非是得了當地老百姓的幫助，冀察晉邊區的民衆，原也是落後又落後的農民，他們對民族抗戰的意義，起初也並不理解好多。侵略者的炮火，轟進了華北，我們的部隊陸續抽調上去抗戰，經過那些鄉村，農民們也祇是呆望着那些迤邐得長長的行列，經過了一隊又一隊。他們憑幾十年的經歷，見了大兵便害怕，雖然在軍隊要牲口要夫子的嚴命下，不能不作相當的供應。但這些兵到什麼地方去打仗？爲誰去打的？誰都是相當模糊的；過了些時候，抗戰的軍隊敗退了，又經過那些村落，中間自然也免不了比較繁重的供應的事實農民們也祇好飲忍下去。靠了土地而生活，他們是無法背了土地，犁耙。農具而避到別處去活命的！日

軍進村了！除了搶死焚燒之外他們向每一個鄉村，要下列三樣東西：第一是婦女，第二是雞，第三是豬。各縣城當然又是先來一套維持會等的漢奸把戲，但是日軍屠殺，搶掠的事實，還是一天一天的增多。民衆活不成了，只有棄了土地，別了一草一木都值得依戀的家園，而偷偷的逃跑到遠處。他們才真正感覺深刻苦痛，漸漸瞭解這次對日作戰的意義來，曾受過敵軍虐殺的區域，民衆的抗日情緒更熾烈，一經宣傳，少壯者躍躍欲試，要求發給武裝，保衛自己。

軍隊開始在各處打遊擊戰了，民衆起初只是跟在後面，並不直接參加作戰，每一次出擊，總是得了敵人輸送而來的鎗械，彈藥。農民們對戰爭害怕的心理，逐漸的降低，相反地，他們認爲作戰，既可以得到許多戰利品，又以軍隊熟嫻戰術，並不致吃什麼大虧。青年婦女，老弱，小孩子，都由軍隊保護輸送至安全地帶，平時又可照常的生產，好好的過日子。軍隊與民衆相處，好像一家人。

一般人以爲某軍動員民衆，是有什麼莫測高深的本領，可是事實上說來，也是最平凡不過的。祇是把握住羣衆的要求。而滿足他們，民衆們自會自發，糾纏起來，保衛自己的家鄉，參與神聖的民族抗戰！

冀察游擊司令孫殿英將軍所率領的一萬多人，也在冀察一帶活躍，其部下劉桂堂氏，最熟練於華北的游擊戰，以前一般人過慮他們政治訓練不夠，可是現在他們已和某軍取得緊密的聯繫。而且大批平津流亡的學生，教授，智識份子，都參雜在裏面。游擊戰

的巨流，將隨時冲毀敵人在華北的立足，而予侵侵者以嚴重打擊！

陸詒

戰時的廣東

自我軍因戰略上的關係，整隊撤出了南京，準備與敵作第二期的抗戰，我最高統帥部決定二期計劃的原則，通令各省當局，策動民衆，實行全國民衆動員，與敵作長期的死拚，粵省當局秉承最高統帥部的意旨，加緊推行民衆動員計劃，先後成立了黨政軍聯席會議，抗敵後援會等組織，以策動民衆。最近，粵當局爲求迅赴事功起見，更推定粵中宿將担任主持發動全省民衆武力，實行各縣市聯鄉自衛，領導各縣壯丁，組成勁旅，俾隨時隨地均可與敵週旋，現在各項動員民衆和抗戰工作，因主持有人，推進順利，加以粵省民衆的抗敵情緒異常激昂，均願與敵週旋，爲國効死，因此，粵省不久當可築成一堅固的民衆陣綫。

粵黨政軍聯席會議，自接得最高統帥部的通令，推動整個民衆武力，以增強各地的抗戰力量後，即經商決推行各縣市聯鄉自衛，以鞏固民衆陣綫，並推請粵中宿將陳銘樞，蔣光鼐，蔡廷楨，李福林，香翰屏等，負責領導羣衆，作抗戰的準備，陳蔣等接受此項邀請後，以策動民衆實爲現在急不容緩之圖，實有迅速推動的必要，後經各宿將會商的結果，僉以敵艦現肆擾粵沿海一帶，隨時有伺濫登陸的可能，必須先充實沿海各區民

衆的自衛力量，始能杜絕敵艦的覬覦，因此決定先將沿海各屬劃爲七個特聯防自衛區，計（一）潮（潮陽）汕（汕頭），（二）海（海豐）陸（陸豐），（三）惠（惠陽）寶（寶安），（四）中山，（五）台（台山）赤（赤坎），（六）欽（欽廉）合（合浦），（七）瓊崖，其餘內地各縣，則劃爲十二個普通區，各區統限我明年一月一日成立，每區由宿衛一員負責策動指揮，訓練各屬壯丁，使成勁旅，務期聯絡嚴密，呼應靈便，如敵來犯，卽聯合抵抗，使無法進侵。

同時黨政軍聯席會議，以粵省三千五百萬人中，農民最衆，居於城市的不過數百萬，其餘則散處於各地的農村，動員抗戰，須深入農村，方符發動全民力量的主旨，故黨軍政聯會決定推動農村動員，除令各縣市黨政機關，隨時就近指導民衆外，並令民衆訓練部成立民衆運動幹部訓練班，招考民運幹部人員五百名，旋以兩星期的短期訓練，派赴各縣市，担任領導民衆動員工作，其工作要點，（一）提高民衆對國家民族意識。（二）闡明國族存亡與國民的重大關係。（三）此次抗戰的必要。（四）灌輸最後勝利的信念，以堅民衆的信心。（五）勸導民衆，踴躍出力輸財。（六）指導增加各種生產運動。（七）提倡與抗敵有關的建設，和地方各種自力建設，務使民衆與政府打成一片，使其多出財力，參加抗戰。

省府主席吳鐵城以各縣區署長爲政治下層的基幹，親民的官吏，平日對於民衆，極爲接近，現既發動全民動員，則必須先健全戰時下層組織，始能推行順利，特分電各縣

長云：「查本省各縣分區設署，業經遵照行政院公布各縣分區設署轉行規程，參酌本省特殊情形，訂定實施辦法及經費等表，令佈施行，嗣值非常時期，又規定變通辦法四項，以期迅即健全地方政制，現查各縣均已先後遵照組織成立，惟一般人民，對於區署制度與以前之區公所每多混誤，不知以前之區公所純為自治組織，而現在之區署，乃行政機關，區署職掌，凡保衛安寧，調查戶口訓練民衆，指導合作，推行教育，清丈土地，實施工役以及一切農林，水利，衛生，交通等，與管教養衛有關者，統由區長秉承縣長之命，負責執行，故區署成為協助推行政令之機關，實等於國家政府之分署，各區署專員，應知區署為政治下層之基幹，本身為親民之官，當此非常時期，對於社會安寧秩序的保持，民衆軍事政治之訓練，生產事業之倡導，國防設備之充實，皆應特別努力，而關於區內民氣之振導，風俗之改良與乎新生活運動之推行等，尤當以身作則，深入民間推己及人以期下層組織，日臻健全有厚望焉，」至於沿海各縣長和各區署長；因其所處地位，太過與敵接近，須隨時率領武裝民衆，與敵週旋，故必須軍事人員，始能勝任，現聞吳氏決定將沿海各縣縣長各區署長，一律易以軍事人員，俾能與各地的武裝民衆配合，築成一道堅弛的軍民聯合抗敵陣綫。

中央圖書公司抗戰讀物

全民抗戰彙集初輯	海	燕	編	四	角
全民抗戰彙集二輯	<small>海燕 鶴琴</small>		編	三	角
全線血戰記第一輯	海	燕	編	三	角
全線血戰記第二輯	海	燕	編	三	角
全線遊擊戰	<small>海燕 一平</small>		編	三	角
西北線上	杜重遠		著	一	角五分
蘇聯對日本作戰	<small>海燕 一平</small>		編	二	角八分
婦女抗戰集	海燕	曼秋	編	二	角八分
鐵血文庫	<small>海燕 一平</small>		編	每種	二角

全線血戰記

第二輯

編譯者

海燕田體仁

出版者

中央圖書公司

總經理

漢口東亞書報社

重慶開明書店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七月初版

實價每冊三角

#6

604072

604072